

請謁足以使人死。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言仕不遇，故且優游以終歲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

不充其辯。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遂其辭則

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也。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當觀其相士以居，當

獨處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其表耳。以辭取人，則失

之宰予。予但長於言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

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

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據史記所載，則子羽形陋而

行高，所引孔子之言，與此言同，而意則反矣。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

則固然耶？韓非子以為：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新辯濫於宰予，世主之聽，眩於仲尼，苟悅

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以仲尼為真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

子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

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矣。此術士之鬼談，妄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云者，

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

其行，蓋亦托諸身驗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誰為哉？韓非

王充之徒，殆是癡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

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

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

第十章。此章何本闕。

第十一章。知ハ善ヲ知ルナリ、親ハ賢ヲ親ムナリ、二ノ莫如ハ不如ニ同シ。

何本將至チ方至ニ、二ノ勿チ弗ニ作ル。

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信人。故君子

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知善也，徒知無益，故不如無知。親而

弗信，莫如勿親。親賢也，徒親無益，故不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順適斯樂，而不溺志，故弗驕。患

之將至，思而勿憂。豫防宜思，而能知命，故弗憂。孔蔑曰：行己乎？言行己之道，如是而已乎，已止也。子

曰：攻其所不能，能當專治之。補其所不足，能有所不足，必求全焉。毋以其所不能

能疑人，疑人亦不能。毋以其所能驕人，驕人之不能。終日言無遺

己之憂，言之無口過。終日行不遺己之患，順道而行，行之無怨惡。惟智者有之，

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起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在厄第二十

第一章ハ荀子有坐篇、韓詩外傳卷七、史記孔子世家、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各々異同有リ、何本增多スルトコト今者云一節ハ注文ノ機入セルモノニ似タリ、遂使徒兵距孔子ヲ何本於是乃相與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ニ作リ、下ノ孔子二字無シ、外無所通テ無道所通ニ作ル、充テ修ニ作リ、一作充ノ注有リ、

楚昭王聘孔子。魯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史記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敢圍之。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病莫能興。是去衛時事。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史記此下。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色。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雅何草不黃之篇。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詩小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豈以未仁乎。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

何本昔者二字無シ。

奚居ノ居ハ語助、之窮ハ其窮ニ同シ。

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疑尚有遺行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史記伯夷逃。武王伐紂。夷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北。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比干紂諸父。強諫紂。紂怒曰。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關龍逢夏桀時。忠臣。以諫桀被殺。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子胥名員。逃楚事吳。左傳哀十一年。吳將伐齊。子胥諫弗聽。使子齊。屬其子於鮑子。復返。王問之。賜以死。孔子赴楚聘。史稱哀六年事。是時子胥未見殺也。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賢而不遇。其時亦不能行。然則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可也。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荀子。君子之學。非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終始而不惑也。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也。爲公子時。出奔。困於曹衛。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亡。

何本矣ヲ也ニ作ル。

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侯出居于襄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越王句踐之

有霸心。生於會稽。言越王之有霸心。乃生困于會稽之時也。左傳。哀元年。吳王夫成焉。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十七年。再伐吳。二十三年。滅吳。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則越之霸。孔子卒已七年。不及見也。會稽山在山陰縣南。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左傳。莊公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初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

匡天。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是也。庸知其終始乎。越王之時也。圖始困終達。誰能預期。子路出。召子貢。告如

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即穡。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言良工能巧。不能每順人意也。君子能脩其道。網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必其在人。道不可屈也。今不脩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

今不脩云九字、何本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二作、問亦告二作。

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

何本歎子而笑二作。

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與矣。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餓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遇時者多矣。何獨丘哉。夫蘭芷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韓詩。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糲。弟子有餓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之。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必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

肉枯葉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而逃於河湄。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而伏板築。以爲大夫。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牛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日居檻車。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羊。舉爲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虞丘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於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閻閻。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此非無驥狀也。夫世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爲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爲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又何位之有乎。夫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說苑同。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史記並同。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朱子曰。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按。小司馬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乃七百社。而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也。非實七百里地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

第二章。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二見。文。稍。異。同。有。リ。

以下二章。何本。ハ。入。官。篇。子。張。問。章。ノ。次。ニ。在。リ。

未得之。何本。未得也。二。作。ル。

第三章。說苑立節篇。二。見。文。少。ク。異。ナリ。

何本。或。ハ。使。者。ニ。非。子。之。求。云。云。二。字。ナ。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二。作。ル。

第四章。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篇。二。見。文。頗。異。ナリ。此。章。何。本。闕。ク。

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樂其身。從諸本。作治是。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稱其廉哉。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

已ヲ推シテ人ニ及ボス
故ニ法象在內ト云フ。

何本爭之至又於亂六字
無シ、寬裕ヲ寬宥ニ作
ル、政者行之始也ヨリ
行之善者在所能爲ニ至
ル一段無シ。

愛之無寬於刑法。言雖愛民不可寬於刑法。威克其愛。故事無不成也。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所見邇謂察於微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求者近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法象近在於內。故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言天下之事皆積聚而成。如源泉之本非徒不竭乃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者治之反書。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者。又大亂至也。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寬者有所縱。宥者有所卹。慈愛優柔之。柔敷政優游。而民自得矣。其所行者政之始也。從言也。○行下孟反。說者情之導也。言說者但導達其情。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善政行簡易而民無怨者也。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調適也。言適於事。說和於民則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言法度常在身則民法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言自供不節於

何本君上者ノ上ナル故
字無シ。

何本端ヲ正ニ作ル。

何本是以人主ヨリ疾則
僻矣ニ至ル一段無シ。

財財不可供。生財之道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言徒貪於不得財善政則簡略而不修也。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善言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日聞善言可。行於今日也。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儀式也。詩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是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司掌也。執政者大臣也。記大臣不可不敬也。是臣之儀表也。詩赫赫。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倫宜爲辟。便僻執事在君之左右者。師尹民具爾瞻。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倫紀也。爲衆之紀。邇臣近君之臣。辟與便同。便僻得寵於君者。所職使令而已。是僕御之類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汗矣。邇臣便僻不立也。記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行服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茲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君有愛思之心。感於民。故謂如神。

吳注ニ從ヒ世舉ハ德舉トシテ解スベシ。

嚴ハ尊ビ畏ルナリ。

旒ハ冕ノ前後ニ絲ヲ垂レ之ニ玉ヲ貫クルモノナリ。充耳ハ耳ニ當ツル玉ナリ。

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古宜爲共。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既能修治舊事。又能建立功業也。久居而不滯。情近而知遠。故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抗。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强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迎奉也。民嚴畏其。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也。苟教之以非其力之所堪。則民引而不從其教也。若責民所不能。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邪僻之心。生。古者聖王冕而前旒。冕祭服之冠。上玄下纁。前低旒垂玉也。冕前後有旒。衰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緇冕五旒。玄冕三旒。所以蔽明也。旒垂過目。不欲見人之失。紘統充耳。紘統充耳。統者。在耳兩旁充塞也。所以掩聰也。不欲聞人之過。水至清即無魚。人至察則

何本故德者ヨリ則無可取信於庶民者矣ニ至ル一段無シ。德ハ恩惠ナリ。

雖服必強ハ上ニ不以道御之ノ句ヲ補ヒテ見ルベシ。強ハ強ヒルナリ。

無徒。親附。不。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寬也。柔和也。使自求其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之也。圖揆之於法而度之。使民自索其情。蓋人君之術。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如此。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推原其所以然。得從末減。以仁輔化。求善原故。爲有罪者求可免之路。是以仁輔政化也。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死罪。使之生。爲當死者求可生之路。則仁之至也。何善如之。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蘊。滯積也。圖無蔽。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其內。謂直道而行。無情欲也。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言民雖服。必以威強之。非心服也。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大統。大紀綱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真古聖王治天下之道也。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藉記之。不敢忘。於入官何有。教。與書紳事同。

困誓第二十二

第一章ハ列子天瑞篇、荀子大略篇、韓詩外傳卷八ニ見ユ、文各々異同有リ。

何本四ノ然則ノ上ナル曰字、妻子以下ノ之難也ノ之也二字、及ビ可息ノ以字皆無シ、息於耕矣ノ矣字亦無シ。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困苦於學道。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恪者敬而無失之意。事君之難也。事君焉可以息哉。焉可於度反。下同。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也。類善也。孝子之道。不匱竭者。能以類相傳。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長錫爾以善道也。事親之難也。事親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適也。御正也。文王以正法接其寡妻。至于同姓兄弟。以正治天下之國家者矣。大雅思齊之篇。刑法。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國也。妻子之難也。妻子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佐者。以威儀也。朋友之難也。朋友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宵夜。綯絞也。當以時治屋也。亟疾也。當亟乘爾屋以善治之也。其復當修農播百穀言無懈怠也。爾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耕之難也。耕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阜如也。廣宜爲曠。阜高貌也。曠而高。冢是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塞實貌也。冢也。雖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矣。絕。列子作阜如墳如張湛注。墳壤高異。則知息之有所也。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居。子貢攝齊而前曰。欲休於事。君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曰。賜欲休於事。也。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分乃止。播耳不知與時至。易遠乎。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學者也。論語。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亦此意。

孔子自衛將入晉。哀五年。孔子年六十二歲。史記。孔子去陳適衛。靈公老。怠於政。召子欲往。會簡子使人。不用孔子。孔子行。孔子既不得用於衛。見趙簡子。歷聘紀年。佛胎來聘。遂入晉。以見之也。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子華子書。孔子轍環於河。游而弗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歎。

解怠。爾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耕之難也。耕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阜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何本將。所二字無。也。乎。二。作。有。焉。自。三字。則。阜。如。則。字。皆。無。廣。子。擴。二。阜。察。其。從。則。亦。無。隔。也。矣。此。其。所。以。息。也。矣。章。末。大。哉。乎。死。也。五。字。無。上。大。哉。乎。死。也。也。大。哉。死。也。乎。二。作。

第二章ハ史記孔子世家、說苑權謀篇、孔叢子記問篇ニ見ユ、文各々異同有リ。何本此章ヲ次章ノ後ニ置ケリ。

何本二兩作二已
得ノ已、志也ノ也皆無

何本皇ヲ鳳ニ、違ヲ諱
ニ、都ヲ陳細ニ作リ、
君子、者皆無シ、乎ノ
下ニ哉字有リ、
都ハ陳ニ作ルヲ可ト

第三章ハ荀子子道篇、
韓詩外傳卷九ニ見ユ、
文各、異同有リ。

曰臨河之操而歎。子貢【闕說苑作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資擘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乃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闕牝曰麒麟。牡曰麟。雌曰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闕無角曰蛟。史記作蛟龍。不合陰陽。】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其邑。【闕雄曰鳳。雌曰凰。】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遠去也。】

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此魯之。】作槃操以哀之。【槃操琴曲名。闕史記作阪操。詞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我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鳥鳴。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阪。陽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衛。復予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自是反乎衛。歷聘紀年。作自蔡如葉。去葉反蔡。槃操琴曲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

人與已與云云ハ此文ノ
儘ナラバ人ト已トナ區
別セズ、忠恕誠心ヲ以
テ人ニ接スルヲ言フナ
リ。

何本之闕何謂則何以
爲而二作リ、孔子曰。
汝志之無ク、吾語汝ノ
上ニ居字有リ、非力之
少勢不可矣。非無力
也。勢不便也。二作リ、
夫内ヲ放入而ニ、行修
ヲ出ニ、彰ナ章ニ、罪ヲ
過ニ作リ、行修而名自
立六字無シ、上下ノ名
乎ノ乎ハ皆也ニ作ル。

第四章ハ呂氏春秋慎人
篇說苑雜言篇ニ見ユ、
文各、異同有リ。
此章何本ニテハ前ノ在
厄篇ノ末章ト爲セリ、
文甚ダ異同有リ。
何本ニヨレバ、其誰知
レ之ニテ句ト爲シ、子

【闕一與。】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盡然。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敬其身以事親。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是孝在於順辭悅色。而不專於養也。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已與。不汝欺。言人與已事實相通。不相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言雖衣服我。繆。言雖紕繆也。聊賴也。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依子教。家語云。人與已。不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已。事實相通。不順欺也。皆與此不同。春按。今韓詩與家語。俱作曾不爾聊。無依子教之文。王肅所云。人與已。不順欺也。今本亦無之。楊倞註。荀時所見者。今無所於考矣。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盡力以養其親。而無二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闕荀作孔子。】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闕一力之。】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之名乎。【闕荀并韓。詩傳同。】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闕說苑彈琴而歌。兩。】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闕懼。○懼。之涉反。】其誰知

ノ字ハ下句ニ屬シテ讀ムベシ、悦モ何本不悦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何本善字無シ。君上ナ人君ニ烈士ヲ列シ、行不彰ヲ不成行ニ作ル、章末ノ在字無シ。

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其誰之子猶言以誰氏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知我也。子路不悅。援戚而舞。圖戚斧也。左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說苑作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左傳公聽驪姬之譖。出重耳於蒲。而伐諸蒲。城重耳奔狄。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可忘矣。圖弗忘此難。與毋忘帶鈞巾。車之意同。非為念其警也。孔子曰。善。惡是何言也。善子貢言也。惡何猶言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君上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圖一作烈士。不困。行不彰。昔者湯困於夏臺。史。桀召湯而囚之。呂。按。呂四岳後所封國。在南陽宛縣之西。非囚湯地。文王困於羑里。史。紂囚西伯羑里。今河內湯陰有羑里城。秦穆公困於殽。左傳。僖三十三年。晉及秦。敗秦師於殽。秦伯素服郊次而哭。殽即今函谷。在澠池西。齊桓困於長勺。左傳。莊十年。公敗齊師於長勺。

從ハ如ニ同シ、從寒之及煖云云ハ寒窮マレバ煖、煖窮マレバ寒トナルガ如ク、困モ亦窮スレバ則チ通ズベシトナ

第五章ハ韓詩外傳卷六、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各々異同有リ。匡人孔子ヲ圍ムコトハ定公四年左傳ニモ見ユ。世俗之惡ハ怒リテ闘フヲ指ス。

魯地。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卦辭。易困。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說苑同。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在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孔子之宋。圖定十四年十月。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衛邑。宋當作衛。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圖史記孔子過匡。顏刻為御。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因拘焉。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惡有汪胡之惡。好勇。反。圖世俗。闢恨之事。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

好古法而為咎者。獲殃害也。則非丘之罪也。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

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子路曰。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孔子使從者為齊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也。致堂胡氏曰。穆公末年。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生。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愈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年矣。何子長之疎也。

孔子曰。不觀於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不在此。域也。圖在此則知患而有所警。而可無失矣。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掘樹其壤則百穀。

第六章ハ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卷七、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各異同有リ。不在此乎ハ此三者ニ在レバ恐レテ自ラ警ムルヲ知ルベシトナリ。

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無其意。功雖多。而無其意也。恢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當恢弘其志。如地無所不容也。為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額。河目上下匡平。而長額額也。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儼然如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儼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儼然。是不得意之貌也。儼倫追反。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難乃旦反。下同。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死。挺劍。

喪家之狗ハ喪有ル家ノ狗ニテ、家人喪事ニ急ニシテ、狗ノ飲食ニ頓著セヨナリ、又宿無シトナリシ狗トモ解スルヲ得ベシ。

第九章ハ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第八章ハ韓詩外傳卷九、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文各異同有リ。

以此ハ此道ヲ用ウルナリ。

婦人一旬及注ハ太宰純
が史記世家ニ據リテ補
フトコロナリ。

不悅ハ公ノ心鷹ニアリ
テ、孔子ノ談話ヲ悦バ
ザルナリ。

第十章ハ韓詩外傳卷
七、新書胎教篇、新序
雜事篇、大戴禮保傅篇
ニ見ユ、文各異同有

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
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
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
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
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故
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
曰。其男子有死之志。不樂適也。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婦
人恐懼欲保西
河無戰意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公叔
同叛者也。公曰。善。卒不果
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
逝。逝。
行。逝。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
魚患之。驟以諫。而靈公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
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
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

死スレバ飯(死者ノ口
ニ米ヲ入ルルコト)斂
(死者ニ衣ヲ着セルコ
ト)但大小ニ分ク。殯
(入棺)等ノ事有リ。漸
次室内ヨリ室外即チ堂
上ニ移シテ行ク。大夫
ニハ君歿ニ臨ミテ別チ
告グ。此時屍ハ當ニ室
外堂上ニ在ルベシ。而
ルニ猶ホ室内廊下ニ置
カル。故ニ君ノ怪ミチ
惹ケルナリ。

史魚ハ論語ニ直哉史魚
ト孔子ノ稱サレシ人ナ
リ。又史鮪ノ名ヲ以テ
知ラル。

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畢
客。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
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子西階殯進蘧伯
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
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
乃召蘧伯玉而進之。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孔子聞之曰。
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
可不謂直乎。田仲史鮪不如盜也。何哉。仲子吾弗論。史魚之直。見稱孔子而不能免。卿
之諫。其盜名益見。卿之操論。諱其刻。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
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
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間。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湯以

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事將謂先生長老難言之故問。也。辯說也。卒終也。閻忽之意。遠不。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終其事之說也。矣。固陋不。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之。時而即言。所以為神靈也。哲睿齊。皆切。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五行之氣。謂春甲。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量力。乙木氣。夏丙丁火氣之類是也。設服牛乘馬。馬致遠。擾馴。猛獸。擾馴。馴順也。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謂參虛。史記所名帝榆罔是也。阪泉。今上谷也。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己相戾。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常先大鴻。事未聞。今雍州有鴻冢。世傳大鴻葬處。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之說。存亡之難。播時百穀。時是。時讀曰。時。穀者。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

何本仁厚ノ厚字無ク、勞耳目勤心力ヲ勞動心カ耳目ニ作リ、用ノ上

二節字有リ、民賴其利、ヨリ三百年ニ至ル一節無ク、五帝用說ヨリ曰高陽ニ至ル一節無シ。

宿ハ止ドムルナリ、間フベキコトヲ止ドメテ間ハザルナリ。何本淵而有謀ヲ顯頌靜淵以謀ニ作リ、遠ヲ事ニ作ル。

何本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九字無シ。

月星辰。月星辰。迎日推策。又旁羅日。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五帝久遠。故用說也。三王邇。則有成法度。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所問當宿。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任地任其所。履時以象天。而行也。依鬼神而制義。制尊卑之義。治氣性以教衆。行之性。教化萬人。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幽州地。南暨交趾。及也。西抵流沙。居延地。東極蟠木。蟠木者。東海中有山。名度。索上有桃樹。屈蟠三千里。動靜之生。小大之物。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宰我曰。請問帝嚳。號高辛氏。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象其德。顓頊以後。天子之號。因

何本以順天地之義云十字無

何本衷于土二作ル、春夏秋冬云八字無、何本高辛氏之子曰六字無

何本舜時以下十三字無

何本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曰有十字無、虞舜二字ヲ連ネテ一語ト爲ス

其名高陽高辛皆レ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レ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利。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德。其動也時。天時。其服也衷。地宜。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為秩宗。夔龍典樂。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亦為秩宗。夔龍典樂。典樂者也。圖書。夔為典樂。龍為納言也。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務先民事。以為始也。流四凶而天下服。舜言於帝而流之。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輦所及。莫不夷說。夷說。夷平也。說古通以為悅字。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下號虞。

依ハ配匹ナリ。

何本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九字無

孝友聞於四方。舜年二十以孝聞。陶漁事親。為陶器躬捕魚以養父母。圖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堯妻舜以二女。舜動靜謀之於二女。圖堯以二女妻舜。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之二女不敢以貴驕舜親戚。甚有婦道。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四岳九官。十二牧也。率堯舊職。恭己而已。論語。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而已矣。天平地成。巡狩四海。圖書。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二月。北巡狩。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五載一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也。三十年在位。圖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通三十年。圖代堯踐帝位。歷五十年。史記作年五十。攝天子事。年五十年。即帝位也。圖代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位。又三十九年。南巡。以之言之。則舜年百也。書。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圖書。陟方乃死。孔安國以陟方謂九年。注為是。圖書。陟方乃死。孔安國以陟方謂九年。注為是。圖書。陟方乃死。孔安國以陟方謂九年。注為是。引證。不知何謂國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于蒼梧之野。與孟子云卒于鳴條不同。則又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宮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葬於江南九嶷。是為零陵。則司馬子長附會之訛。而啓後學之疑者也。宰我曰。請問禹。圖顯項之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禹有天下號。敏給克齊。圖齊疾也。一作勤。其德不爽。爽。爽也。圖爽失也。一作回。其

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以爲法度也。行動合乎法度。 臚穆穆。穆穆深遠意。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所。鑄九鼎享上帝鬼神。 其惠爲民父母。四海會同。六府孔修。而民得其養也。 左準繩。右規矩。左右言常用也。準繩規矩。所以爲平直員方之度也。 履四時。所行不違。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任皋陶。伯益。以贊其治。皋陶。伯益。即皋陶子。傳曰。皋陶。亦無完本。其乘龍駕雲之事。不過滋荆山鼎湖之誕。民乃格。四極之民。莫敢不服。 興六師。以征不庭。不庭。不朝王。亦無完本。其乘龍駕雲之事。不過滋荆山鼎湖之誕。征有苗。 四極之民。莫敢不服。亦無完本。其乘龍駕雲之事。不過滋荆山鼎湖之誕。形車白馬之飾。何取於茅茨土階之庭。春故不復補焉。史記首卷中語。多本於此。子長數五帝。與此同。而諸家間有不從。安定胡氏曰。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弗及顓辛。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耳。朱子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其非史記。皆執易傳爲言。未嘗舉此相證。然則世本有分。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而謂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者。其不可從。又明矣。 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 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辭言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

何本孔子曰予大者如天
ヨリ章未ニ至ル一段無

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孔子家語卷第五終

孔子家語卷第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行七十二日。化生長育。萬物莫敢不成。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行七十二日。化生長育。萬物莫敢不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理物者也。而後世說者。皆為之名字。亦為妖怪妄言。五方赤標怒等。殆近於妖妄矣。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有。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也。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言者也。○更古衡反。王音旺。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為蔽惑無可。如以木德王。則其次以火也。故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伏義氏。木德之君。炎帝配火。大庭氏。赤精之君。黃帝配土。軒轅氏。黃精之君。少皞配金。金

孔子家語 卷第六 五帝第二十四

何本水火金木土。木金水火及土。二作。五帝ノ解、王肅ハ五行ノ神ト爲ス、鄭玄ハ議緯ノ說ニ從ヒ太微宮中ノ五帝座星ト爲シ、各々其名ヲ爲クル、此レ王ト異ナルトコロノ一ナリ。
五行更王云云ハ五行相生ノ次第(木火土金水)ニヨリテ相繼ギテ王トナルトナリ、王ハ旺即チ盛ノ義ニテ、五行代ナレト旺ス、王者ノ相繼グモ亦之ニ象ル、而シテ其次第二五行相生ト五行相剋(水火金木土)トノ二様アリ得ベシ、今王注ハ相生ノ次第ニ從フト爲スナリ。

天氏白。顓頊配水。指配五行者言之故也。周尚書洪謨曰。周禮。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則是上帝之外。又五帝也。禮記。丘之外。又四郊也。家語。孔子以爲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者是也。漢祀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謂。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又據緯書。爲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協光紀。中曰含樞紐。殊不知紫微之有天皇大帝者。以其神獨尊。有皇天上帝之象。太微之有五帝座者。以其星叢聚。各據方位。有五方五帝之象。不可指此六星。以爲上帝及五帝也。如日星有日之象。月星有月之象。豈可指日星月星。爲日月乎。鄭說怪誕。王肅輩排之。以爲非。五天帝。乃太皞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之五人。帝信齋楊氏。又非之。謂果五人。帝則五人。帝之前。乃無司四時者乎。而引程子形體主宰之言。以爲五帝。乃天之別名。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然如其說。則祀五帝。即祀天。而周禮何以祀天之外。又祀五帝哉。先儒懼其與天均稱爲帝。尊卑無別。故謂帝一而已。焉得有五。蓋古人質朴。以五行之神。有盛德大功。充乎宇宙。故稱爲帝。亦猶後世庶人之考妣。皆稱爲皇考皇妣云爾。然而或又謂。五帝既稱爲帝。則其序當在昊天上帝之下。而大宗伯序天神地祇人鬼。自昊天上帝。以及四方百物。皆在所祀。而獨無五帝之祭。六器之禮。天地四方有定數。而亦無五帝之制。至小宗伯。始云。兆五帝于四郊。家語以爲五行之神者。蓋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分而爲五行。天之有陰陽五行。猶身之有魂魄五臟。則爲五行。布於四時。則爲五辰。形於庶徵。則爲五氣。今所謂五精帝者。以爲五星乎。則五星有燠燎之祭。以爲五方乎。則五方有玉器之祭。以爲五辰乎。則四時有泰昭之祭。以爲五氣乎。則雨暘有水旱之祭。燠寒有寒暑之祭。風有風師之祭。是陰陽五行之氣。充塞兩間。發生萬物者。即天道流行之妙。自其統會而言。則已該於昊天上帝之祭。自其分散而言。則隨所在而各有其祭。是祭上帝之外。不應又有五帝之祭也。或又謂。秦襄公作西時祠。祠白帝。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祠。炎帝。漢高增以北時祠。黑帝。蓋周禮之五帝。或秦漢儒者因五時帝。而增入其說耳。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

五帝ニ五天帝ト五人帝ノ辨アリ、今此ニハ五帝本ト天帝ノ名ニシテ人帝各々其德ヲ以テ之ニ配セラレト爲ス。

少皞氏之子云云左傳ニ見ユ。

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也。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正。木正者。木也。勾芒爲木正者。木也。其祀重。祀於戶。祝融爲火正。大也。融明之甚也。其祀犂。祀於寗。蓐收爲金正。金正者。金也。其祀音蓐。取秋物楷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祀於門。玄冥爲水正。冥其祀脩及熙。祀於井。后土爲土正。土正者。土也。其祀音土。故曰后土。其祀勾龍。在家祀中。霤在野。則爲社。此則五行之主也。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也。官不得同名爲帝。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稱上。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而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屬類也。舉太皞以該五帝也。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而祀之。以主時事。亦從其號。而曰帝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叔如叔世之叔。謂其後。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左傳。鄭子產曰。金天氏有裔子曰。

五祀以テ五正ヲ祀ル
ト爲スハ禮記ト異ナ
何本如此之言四字無シ
季康子ノ問ハ天子ノ德
衰ヘテ他ノ人之ニ代ハ
ル其相繼グヤ各々五
行相生ノ次第ニテ旺ス
ル所ノ德アリトセバ
王者ハ當ニ其氣ヲ用ウ
ベキニ、木德ヲ以テ王
ト爲リテ、色ハ火ノ赤
ヲ尙アト言フガ如キ事
有ルハ如何トナリ
夏后氏以下三代尙アト
コロノ色等ハ禮記禮弓
上篇ニ見ユ、此處ノ說
亦呂氏ト同シカラズ。
何本大事斂ヨリ牲用玄
ニ至ル十二字、大事斂
ヨリ牲用白ニ至ル十三
字、大事斂ヨリ所以不
同ニ至ル二十一字皆無
シ。

昧爲玄冥師。味豈
即脩熙別名歟。顓頊氏之子曰黎。顓頊曾孫。爲祝融。左傳晉士弱曰陶氏
闕伯帝嚳高辛氏之子也。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
爲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爲職業之事。業能之效。職者官之守。重能木爲勾芒。該能金
者也。黎之爲祝融。是能火也。句龍能水。土有功。是以爲后土。生爲上公。生則封死
也。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謂五官之後。能世脩其職業也。
爲貴神。死則享別稱五祀。不得同稱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
地而不職者。以祭祀爲祭地。不亦失之遠矣。且土與水火俱爲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爲母。不
亦顛倒失尊卑之序也。五祀上公之神耳。故不得稱帝。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也。
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各有則
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在木家而尙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尙則
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尙赤者。以木德義之著。夏后氏以
金德。王色尙黑。金之大事斂用昏。大事喪昏戎事乘驪。黑馬牲
用玄。殷人以水德。王色尙白。水家宜尙青。而尙白者。避土家之尙青。大事
斂用日中。日中戎事乘翰。翰白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尙赤。

康子曰ヨリ章末ニ至ル
マテ何本闕ク。

木之次火也。呂氏春秋。凡帝王之興也。天必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螾黃帝
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及禹之帝。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
勝。故其色尙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刀。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尙白。其
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尙赤。其
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水氣至。大事斂
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云。其言夏殷周所尙之色。與此不同。殆亦有所本也。
用日出。日出時戎事乘驪。驪馬牲用騂。騂赤此三代之所以不
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尙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尙
黃。火之舜以土德。王色尙青。土家宜尙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
次金。宜尙白。而土者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尙青也。淮南記有虞氏之祀。社用土。服尙黃。亦與此不同。
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
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邪。將有限乎。孔子曰。古
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兼食於社。兼猶而
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
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
也。

執轡第二十五

第一章ハ大戴禮子張問
入官篇ニ見ユ、文頗ル
異同有リ。

閔子騫爲費宰。圖費魯季氏邑。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未嘗肯臣季氏。此記者之誤也。

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圖二者缺。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之爲政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內史掌王八柄及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四方之事。書則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爲左右手。圖周禮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王命。遂貳之。凡此實王左右手之任也。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罪爲策。以人爲手。一無此四字。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圖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故天子御者也。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御天下數百年。卽不懈惰。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圖不待呵叱。而步驟相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圖極至也。淮南子曰造父之御。齊輯之於

何本天地之所德ヨリ、
御民之本ニ至ル一段無
シ。其民ノ下ニ誤脱アルベ
シ。

不制ハ馬ヲ制スベカラ
ザルコトナリ。

銜之際而緩急之於唇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回中規取道致遠而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善御民者壹其德法。圖壹鈞一也。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爲有德。而兆民懷之。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其民爲衆所稱譽也。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威與明察常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視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諛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

能德法ハ大戴禮ニ能
理ニ德法ニ作ル。

第二章ハ大戴禮易本命
篇、淮南子地形訓ニ見
ユ、文各々異同有リ。

如九ハ而九ナリ、何本
爲九ニ作ル。

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
千里。或不及數百里。以其所爲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
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
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
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
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於德則不殺。故曰王者又以
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
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
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
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
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

何本從ヲ承ニ作ル。

何本爲ヲ主ニ、生子化
ニ作ル。
魚遊於水ヨリ冬蟄ニ至
ル一節無シ。

十。一主日。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
從甲至癸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故辰爲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月主馬。
偶以從奇。奇主辰。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辰爲月。月主馬。
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次日月。故三主斗。魁衡杓。斗主狗。故
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春夏秋冬。時以次斗。時主豕。故豕四月
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不過五。故五爲音。宮商角徵羽。音主猿。故猿五月而
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
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方有七。故七主星也。日月水火木金土。星主虎。故虎七月
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條明庶清明景涼閭闔不周廣。莫一曰炎滔熏巨淒應厲寒。風爲蟲。風爲蟲。
凡虫爲風。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
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
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
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齧齧者九竅。

何本圖字訛二作ル。

何本畫字日ニ、似ナ類ニ作リ、是以至陰云云十字無シ、汝之言ナ子之言ニ作ル。

何本籍ナ川ニ、蟻ナ蚌ニ、盛テ盈ニ作リ、日月ノ日字無シ。

何本食水者ヨリ不死而神故曰ニ至ル一節無シ、食木者ハ大戴禮注ニ熊罴ノ屬ナリトアリ。

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人獸類。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後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角者脂而無後膏者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其銳小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也。子夏曰。商聞山書曰。海經之類。地東西為緯。東西橫。南北為經。南北直。山為積德。土專川為積刑。水或高者為生。受陽。下者為死。伏陰。丘陵為牡。牡谿谷為牝。牝蟬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蟬蛤之屬滿。月虧則虛也。得月之精。是故堅土之人剛。強築地。弱土之人柔。輕輿地。墟土之人大。墟地。沙土之人細。沙土。息土之人美。填墟地。坳土之人醜。坳字也。息土細級。坳土人鍾地氣而生。固不同也。周禮辨五土之物生。山林其民毛而方。川澤其民黑而津。丘陵其民專而長。墳行其民皙而瘠。原濕其民豐肉而多痺。呂氏春秋。輕水所多禿與癯。人重水所多臃與蹇。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壘。人苦水所多疔與癩。人亦此之謂也。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蟻屬。不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戾亦不治之貌也。食草者善

食草者ハ大戴禮注ニ麋鹿ノ屬トアリ。結ハ絲ナリ、食肉者ハ虎豹ノ屬ナリ、太宰純曰ク、食氣者ハ龜ノ屬ナリト。

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鳳者離宮。火屬。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麟者玄冥之使。性伏。又曰伏龜。麟蟲之獸。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甲一作介。水居陸生。坎宮。水屬。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麟震宮。木屬。龜者角亢。保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保一作羸。大中宮。土屬也。易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故五方之物。其為數亦如之。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魚則萬物之靈也。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呼吸也。心意智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為一。是人也。豈獨長保蟲而已哉。禮記又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也。管子曰。夫人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也。有九竅。脈理當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說苑。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屬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推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

出乾坤之美也以下何本
闕ク。

所主ハ王者萬物ノ主タ
ルヲ言フ。

待ハ急務トスルナリ。

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鳴。駢翼而中注。首戴
 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
 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
 備舉。光與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究萬物。隨天社象。百狀。達十道。去則有災。見
 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風過之得二者。
 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
 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風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
 於是風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
 朝陽。峯峯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繁
 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
 通。能知有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
 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
 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
 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鵠鶴。鳳皇來儀。此之謂也。敢問。其皆然乎。孔
 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此乾坤之美也。乾坤。殊形
 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
 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也。
 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
 各其所能。孔子曰。然。子貢治世。不待此事。
 非事之急。然亦各其所知能也。

本命解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
 之命。原出於天。程子曰。天所賦為命。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是也。形於一。
 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以為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性著于物。程子曰。物所受為
 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周子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
 物生而變化無窮矣。化窮數盡。謂之死。無是故死也。魂升而魄降也。故命者
 性之始也。受命以生。始得
 矣。故知死生之說。人始生而有不能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
 不能言。不能化。不能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照睛轉也。然後有見。
 達眼而後能見。八月一
 年。然後能行。三
 年。然後能言。十有六年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
 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是

第一章ハ大戴禮本命篇
 二見ユ。文多ク異ナリ。
 道ヲ絶待的ナル宇宙ノ
 本體ト爲シ。此ヨリ分
 ルルヲ命ト爲ス。道動
 キテ一氣ヲ生ズ。一氣
 ナ稟クルヲ性ト爲ス。一氣
 氣ハ已ニ形ニ涉ル。故
 ニ形ト言フ。一氣分レ
 テ陰陽ト爲リ。二氣合
 シテ人物化生ス。之ヲ
 生ト言フ。命ト性トチ
 道ト一トチ以テ説クト
 シ。コロ反リテ老子ニ近
 シ。

何本有不具者五ヲ不具
 者有五ニ。目無見ヲ無
 目不見ニ。及生三月ヲ
 故人生及三月ニ。煦ヲ
 照ニ作ル。

頤ハ腦蓋骨ノ縫合ノ處
 ナリ。

何本一陽一陰一陰一陽二作也。

男子十六云云ヨリ可以生民矣而二至ル二十字無シ。

何本於此而往云云八字無シ。

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齒。一八十八十有六歲而化。說苑作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齒。二七十有四歲而化。精化小通。一陽一陰。奇偶相配。陽數奇。陰數偶。○奇居。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云云。至精化小通。大段與此文同。然不載為孔子之言。精化小通下云。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過也。不見道。彼日月遙々。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

女子二十而有夫也。古者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已上。皆書年月日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一說。陰陽未生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立於巳。合夫婦。聖人因是以制嫁娶也。豈不晚哉。猶遲也。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遲者至於二十三十止矣。男子二十而冠。禮也。義。有為人父之端。冠者成人。任為人父。則解見後。有適人之道。許嫁則以其可適人之。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筭。

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陰為冬也。冬藏。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窮極也。兩相配合曰偶。數。注見前。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季秋織紉事畢。婦功成也。而男子田工亦既休矣。故可行嫁娶事。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泮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採桑。婚禮始殺。言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未泮散之盛時也。春至。男事農。女事桑。有不暇也。故婚禮而殺於此。殺降殺亦止之義。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與此不同。竊疑周禮為非。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男子象之。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男女有別。而後夫婦義。故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聽宜。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為男女長養其理分。承天。女子象之。陽先陰。後陽施陰。受。夫唱婦隨。男行女從。其理然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決也。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此其無專制也。記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也者以知。言無再醮之端。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端。緒言不改事人也。飲無酬酢。帥人者也。言無再醮之端。日醮。禮。女當嫁之日。則父母醮而命之。無再醮者。婦人從。

鄭玄ハ仲春ヲ以テ昏姻ノ正時ト爲ス。王肅ハ秋冬ヲ正時ト爲ス。ノ說ニ從フ。荀子。毛公亦然リ。

何本可知為云云二十三字。謂之知云云十一字。皆無。

孔子家語 卷第六 本命解第二十六

何本不感境而奔喪ヨリ
喪父長子者ニ至ル一段
無シ。

案ズルニ五不取ノ下當
二逆家子、亂家子、世
有刑人子、有惡疾子、
喪父長子十九字有ルベ
ク、下文爲其逆德也等
五ヶ處ノ注ハ正文タル
ベキナリ。

何本不順父母者等七ヶ
處ノ者字皆無シ、如チ
妬ニ作ル。

何本一、二、三ノ字無
ク、共更チ其經ニ作リ、
一作更ト注セリ。
夏三年之喪ハ婦ガ夫ト
共ニ夫ノ父母ノ喪ニ服
セルナリ、先貧賤云云
ハ皆夫ニ就キテ言フ。

一而終也。教令不出於閨門。闔門限也。婦人以貞專。無闔外之非儀。詩曰：無非無儀。酒食是議。○闔苦本反。闔闔門限也。詩曰：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事在供酒食而已。闔易。無攸。遂在中饋。無闔外之非儀也。是議。○闔苦本反。闔闔門限也。詩曰：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行下。孟反。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也。亂家子也。世有刑人子也。世有惡疾子也。喪父長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逆家子者。爲其亂倫。亂家子者。爲其世有刑人子也。有刑人子者。爲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爲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爲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無子。淫僻。出嫉妬。出惡疾。出多口。舌出。竊盜。出逆德。無子者。爲其絕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嫉妬者。爲其亂家。惡疾者。爲其不可供養也。多口舌者。爲其離親。竊盜者。爲其反義。不順父母者。爲其逆德也。無子者。爲其絕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也。嫉妬者。爲其亂家也。惡疾者。爲其不可供養也。多口舌者。爲其離親也。竊盜者。爲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

賤後富貴三也。

或問婦人無子。惡疾。乃其不幸。槩亦出之。不已甚乎。而有三不去。而後富貴三也。焉彼五者非三不去之所得議。此二者三不去而有一焉。則固不得而後富貴三也。聖人制禮其審矣。雖然。出之非過也。王翰林禕曰：彼五者。惡德之絕於人者也。此二者。惡德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妻道三。一曰奉宗祀也。二曰續宗嗣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既絕人道矣。而無出可乎。世有狗私情。睚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爲不當去。而欲減七出。爲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雖然。此二者其尙從三不去而權衡焉。聖人制禮嚴而寬之微意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順一作慎。古順慎字通。重婚姻之始也。圖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君子重之。此篇前輩言夏云云。乃前所聞山書之章。而今本皆不同矣。當俟再考。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所以舉象四時。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服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

第二章ハ禮記喪服四制
篇ニ見ユ、文頗ル異同
アリ。
此章何本無シ。
門內之治云云ハ家庭ニ
テハ恩愛ヲ主トシ、國
家社會ニ在リテハ義理
ヲ主トス、父母ニ對ス
ル恩ヲ遂グルハ恩掩義
ナリ、私愛ヲ棄テテ公
義ニ從フハ義掩恩ナ
リ。
三日云云ハ父母ノ喪ニ
ハ最初三日ハ飲食セ
ズ、三日ニ至リテ始メ
テ粥ヲ食ヒ、三月ニ至
リ始メテ沐シ、期即チ
十三月ニ至リテ服ヲ改
メテ練ヲ服スルナリ、
滅性ハ滅生ナリ。

父死スル後ハ母ノ爲メニ齊衰三年、父在マス時ハ一年トス、此レ古ノ制ナリ。不言ハ喪主自ラ命令セズシテ事行ハルナリ。

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問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使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中。涉仲反。下同。禮主於敬。然心敬而違於禮。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禮貴乎而達於禮。則是巧言令色趨恭爲口。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勇而違於禮。則將恃其給而已。故恭近於禮。然後遠耻辱也。

第一章ハ禮記仲尼燕居篇ニ見ユ、文禮記ニ比シテ略ナリ。

何本言游ナ子游ニ作ル、子貢問何也。然則如何ニ作リ、子游問ト註セリ。案ズルニ子貢ハ言游ノ訛ナルベシ。郊社等皆本ニ報シ始ニ反ヘル所以、モノナリ、故ニ仁ト言フ、昭穆ハ始祖ナ中心トシ、其子ヲ昭、其孫ヲ穆、以後每世一昭一種ノ次第二因ル、饋奠ハ喪禮ニ死者ニ飲食ヲ供フルコトナリ。射鄉ハ鄉射、鄉飲酒ナリ、此時郷ノ老チ會シテ之ヲ饗ス、故ニ仁ト云フ、仁愛ヲ以テ言フ。指掌ハ易キヲ言フ。以之居家ハ以之居家ト讀ムベシ、有禮ノ上ニ居家ニ字ヲ重ネテ看ルベシ、下之ニ做フ。

力而恃逆爭鬪之事起矣。論語。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也。子曰。給奪慈仁。非仁。故曰給奪慈仁。人以口給。未有能仁者也。故聖人尤惡而特言之。子曰。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禮者。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論語。師也過。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論語。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母道。以制中也。過不及之差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子貢問。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社。祭地。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宗。廟祭。春禘。秋嘗。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鄉。射。飲酒。禮。所以仁賓客也。燕會以樂賓也。行五禮皆曰仁者。禮之行以敬。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馬氏謂。郊社義藏於中。禘嘗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記。明乎上。有子曰。上。文子曰。給奪慈仁。與此並重著。子曰。字者。記者。欲顯當時言少。而復言也。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也。兄弟弟夫。

升歌ハ下管ニ對ス、堂上ニテ瑟ニ和シテ歌フナリ、清廟モ亦周頌ニ在リ。

夔ハ一足ト言フ説有リ、孔子之ヲ樂ニ達スルノミナル故此名有リト解セルナラン。

第二章ハ禮記孔子閑居篇ニ見ユ、此文亦稍々略ナリ。此章何本開ク。詩ハ大雅河酌篇ナリ、愷悌ハ樂易ナリ。

無物而不在于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金既鳴聲終始若一故以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清廟所以頌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凡舞象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言禮不能樂於禮。素質薄於德。於禮虛。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言達於樂而不達於禮也。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達謂偏有。所達非殊。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言達於樂多。故遂傳名樂。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志ハ民ニ對スル恩意ナリ。

周頌昊天有成命篇ノ語ナリ。鄭風柏舟篇ノ語ナリ、遠達ハ詩ニ棟棟ニ作ル、安和ノ貌ナリ。鄭風谷風篇ノ語ナリ。扶伏ハ詩ニ匍匐ニ作ル、急ヤ赴ク貌ナリ。

起ハ詩ノ義ヲ起スナリ。

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已行與民信。五教在寬。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

離ハ延ナリ。
就ハ成、將ハ大ナリ。

詩ハ商頌長發篇ナリ。

假ハ至ナリ。

式ハ法ナリ。

質牆ハ退キテ室ノ壁ノ下ニ立ツナリ、又進ミテ問フ人ノ爲メニ避クルナリ。

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湯降不遲。聖敬日膺。不遲言疾。膺升也。湯疾行下人。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德昭明。遍至。化行寬舒遲遲。帝命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天命用于然。故上帝敬其德。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孔子家語卷第六終

孔子家語卷第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圖記射儀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定。外體直。如此。知此則知所以射之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圖畫布爲正。棲皮爲鵠。鵠舉其唯賢者乎。正鵠所射者也。圖射可以內外交脩。禮樂爲比。不賢而能之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實也。祈求也。言發中的。以祈求也。求中以辭爵。飲彼則己不爵也。○中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也。圖懸。事也。而今不能射。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嬰相之圃。圖嬰相。唯疾可以爲辭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嬰相之圃。使子路執弓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圖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而將射。則司正爲司馬。

至於司馬ハ射禮ニテ將ニ射ントスル時ニ、司馬ヲ立テ射者ヲ組合ハ

第一章ハ禮記郊特牲篇、同射義篇ニ見エ、文稍異同有リ。
何本射之以樂也ヨリ循聲而發ニ至ル十五字無ク、發而ノ上ニ修身而三字有リ。
何本若夫不肖之人ヨリ懸弧之義也ニ至ル一節無シ。
詩ハ小雅賓之初筵篇ナリ。
古ノ射ハ二人相綱シテ射ル、勝チシ者ハ勝タザル者ニ爵ヲ飲マシム、辭爵ハ自分ガ飲ムコトヲ免ルルナリ。

ス等ノ事ヲ爲ス、其場合ニ至リシ時ト云フコトナリ、觀者多キ故場内ニ入ルル人ヲ淘汰スル爲メニ下ノ如ク言フナリ。
何本出列延射者ノ列字無シ。

何本老ナ畫ニ作ル。

矢出列延射者子路爲司馬故射至使子路出延射。延進也。在將射之前按。曰。奔軍之將。謂一作賁與。亡國之大夫。謂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爲人後者不得入。謂入乃比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衆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得入也。奔軍亡國求爲人後不入不孝之人惡之大者也。人已有後而又爲人後故曰與爲人後言人死無子宗族復求爲之後也。此人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謂公罔姓。辭序姓。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語曰。先射行鄉飲酒故二人揚觶。謂揚舉於賓與大夫儀禮古者於故也語此是也。幼壯孝悌。耆老好禮。好呼執反下同。不從流俗。自好。修身以俟死者。善道。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不亂者。謂八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年。不在此位也。八九十曰耄言雖亂也。謂有此人則在此位。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謂鄉射先行鄉飲之禮立司正而未旅司射講射則司正爲司馬如舉司馬以該諸執事也。孔子曰。能用命矣。謂奉教令。

第二章禮記鄉飲酒義篇、荀子樂論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何本孔子曰ヨリ易易也ノ一節ヲ上章ノ結句ト爲シ、主人以下此章末ニ至ルマデ皆無シ、儀禮ニコレバ鄉飲酒ニハ介有リ、鄉射ニハ介無シ、此文ト異ナリ、主人ハ鄉大夫ナリ、賓ハ鄉ノ處士ノ最モ賢ルモノナリ、介ハ之ニ次グ者、衆賓ハ又之ニ次グモノナリ、主人豫メ此等ノ人ヲ定メテ約東シ置キ、當日ニ至リテ主人ハ賓ノ家ニ就キテ之ヲ招ク、速、射ハ鄉序ニ於テ行フ、正門ハ序ノ門ナリ、三揖ハ正門ヨリ序ノ堂階ニ至ル間ニ曲リ角ナド毎ニ揖スルコト三回スルナリ、工ハ瑟ヲ鼓スル盲人ナリ、升歌ハ堂ニ升リテ歌フナリ、主人獻賓ハ主人獻之ノ訛ニテ主人ガ工ニ辭ヲ獻ズルナリ、笙入ハ堂下ニテ奏スルナリ、此ハ歌無シ、故ニ歌ト言ハズ、開歌ハ代ハル代ハル歌フト云フコトニテ、堂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易易也。謂夫子因射有感而言而門人易行也。由之延射於衆。衆指惡以斥之。而自去者半。惡者知所懲矣。喪之揚觶。但舉善以留之。而自去者半。無善者知所讓矣。點也。繼之。而僅有存焉。善者知所勸矣。一事而勸讓懲備焉。可。以興化而變俗。王道其不爲甚易行乎。射義蓋僅有存者下。有射之爲言者。釋也。云云。而此一節載在鄉飲酒禮義中。未知孰是。或問。盛德者不爲媿人之舉。孔子溫良恭讓。於鄉黨似不能言者。矍相之圃之射。不已甚乎。呂與叔嘗疑焉。謂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主人親逆料聖人之意。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也。得我心矣。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速。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別彼列反。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記曰。主人不得爲賓也。下句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是也。歌。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南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終。主人乃獻之。是也。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南華華黍三篇。乃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合樂三闋。音。笙聲。同。其終。主人獻也。閒歌三終。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闋。音。歌。周南。召南。三。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將欲去。故復使人揚觶。乃立司正。主威儀。請安賓也。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樂音。賓酬主人。主人

上ノ瑟及び歌ト堂下ノ笙ト一ツ置キニ行ハルルナリ。合樂ハ堂上堂下ノ樂同...

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悌長而無遺矣。降脫履。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吁不廢朝。暮不廢夕。...

強不成殺也。文武之爲治豈容久勞以僨民而久佚以縱之。亦惟勞佚之適均耳。已上見記雜記下。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ハ自由ニ飲ム。故ニ無算即チ無數トス。不廢朝云云ハ晨ニ飲ム場合ニハ朝ノ政事、暮ニ飲ム場合ニハ夕ノ政事ヲ視ルコトヲ廢セズトナリ。

此異說アルコトヲ定公ノ口ヲ假リテ出ダセルナリ。

都城ノ南郊ニ壇ヲ作リテ祭ル、故ニ郊ト云フナリ。

滌ハ牲ヲ養フ處ナリ、豫メ養ヒテ用キルナリ、何本必在滌三月五字無し。

何本誠ヲ神ニ作ル、掃地而祭八字無し。

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

祈求也。爲農祈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

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說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孟春之月。蟄蟲開戶。是月郊祭。而配以后稷爲祈穀。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此二者。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門。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丘於南。謂之圓丘。兆之於南。郊之名有三焉。築爲圓丘。以象天自圓丘異。若是則詩易尙書謂之圓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圓丘。虛妄之言。皆不通典制也。圓丘分城。丘圓丘。即泰壇。南方陽位也。郊特牲作兆於南郊。就陽位也。云云。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滌所以養牲具。后稷之牛。唯具。別祀稷時。牲亦芻之。三月配天之時。獻故唯具之也。圓取具而已。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別彼列反。圖事天神之禮。必簡。則人鬼之禮。必繁。簡則內心而貴。牲作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接前萬物本乎天。云云。牲用騂。尚赤也。周禮陽祀用騂。性陰祀用牲。則亦有。用犢。貴誠也。犢質。懇貴誠之美也。圖犢未用。勤者。陰祀豈地祀歟。用犢。貴誠也。知牝牡。則神完也。神記作誠。掃地而祭。於

其質也。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以自然也。圖陶埴埴爲之。匏瓠類。皆器之質。故以象天地自然之性。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云。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告於祖廟而行事。而作龜於禰宮。禰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而作龜。則如受命然。而作龜於禰宮。於父廟。圖作龜用龜。以下也。禰宮。考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圖受命于祖。爲尊祖。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命。即前誓命。百姓助祭。公族。群臣。疏而昇。故申戒於。將郊。則天子皮弁。圖夙晨視庫門。公族親而尊。故申戒於太廟。將郊。則天子皮弁。朝之服。以聽祭報。圖聽報當。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郊之日。喪者不敢哭。祭之候。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圖汜。洒掃反。道。易治道塗。行者畢止。汜。遍也。清路。以鄉爲田燭。具燎火。以備照路。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以王恭敬事天。故民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圖已上郊。

何本萬物無可以稱之者云云十六字無シ。

何本王親天子作。宮無シ。以聽親聽。以戒ノ所以二字無シ。所將郊則祭之日。作。郊之日。敢哭。皆無シ。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遍也。清路。以。反道。無ク。民聽。聽上。四字無ク。敬之至也。四字無シ。

其質也。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以自然也。圖陶埴埴爲之。匏瓠類。皆器之質。故以象天地自然之性。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云。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告於祖廟而行事。而作龜於禰宮。禰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而作龜。則如受命然。而作龜於禰宮。於父廟。圖作龜用龜。以下也。禰宮。考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圖受命于祖。爲尊祖。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命。即前誓命。百姓助祭。公族。群臣。疏而昇。故申戒於。將郊。則天子皮弁。圖夙晨視庫門。公族親而尊。故申戒於太廟。將郊。則天子皮弁。朝之服。以聽祭報。圖聽報當。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郊之日。喪者不敢哭。祭之候。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圖汜。洒掃反。道。易治道塗。行者畢止。汜。遍也。清路。以鄉爲田燭。具燎火。以備照路。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以王恭敬事天。故民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圖已上郊。

周禮天子天祀服ハ大裘ヲ服スト云フ、禮郊特牲篇ニハ王被袞云トアリ、鄭玄ハ郊特牲ノ文ヲ魯ノ禮ト爲ス、王肅ハ周ノ禮ト爲シ、天子祭ノ始メニ大裘ヲ服シ、後ニ袞ニ改ムト爲スナリ。

何本既至泰壇云八字、臣聞之ヨリ不足以饗帝ニ至ル一節皆無シ。

特性 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周禮司裘掌大裘以供王事天之服祀天尚質。裘用黑羔而黼之者用白狐。閉黑爲黼文也。

被袞象天。大裘爲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太壇而脫之。周官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被袞所以襲袞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

乘素車。貴其質也。素車以白土壘車也。或即殷木輅也。亦尚質義。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天子玉輅。建太常。十有二旒。太常九旗。畫交龍。日月者。正幅爲繆。旂則屬焉。旂記作旒。取垂下義。設以日月。法天象也。郊特性。

既至泰壇。王脫袞矣。服袞以臨燔柴。燔柴也。積柴於壇。使氣達於天也。周官曰。實柴則實牲於柴。而燔之也。但燔柴而不實以牲。則謂之標燎。戴冕璪。十有二旒。後方前圓。玄表朱裏。璪玉名。一作藻。五采之絲爲繩。貫玉而垂於冕。以爲旒也。天子袞冕前後各十旒。每旒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爲次。自上而下。偏則又從朱起。此周制也。則天數也。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接前天垂象。聖人則之云。此篇大段記所。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重者也。禮器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防人情。貴其不犯也。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有姦邪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也。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

五刑解第三十

第一章ハ大戴禮盛德篇ニ見ユ、文頗ル異同有リ。何本至治ヲ政治ニ、凡民ヲ凡人ニ作リ、無度則云十五字無シ。何本竊ヲ賊ニ作リ、不仁者云云十一字、能致仁愛云云二十字無シ。

何本殺ヲ獄ニ作ル、當ニ之ニ從フベシ、下同。至ル二十七字無シ。

何本長幼必序云云八字無

何本男女既別云云八字無

者生於不義。圖下殺上曰弑。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圖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聘。君臣以義合。上有以字乎下。下有以承乎上。義必明。則民不犯。圖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則民志定矣。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圖強陵弱。衆暴寡。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遺忘。圖惟力是視。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圖鄉飲主於序。有多寡。所尚齒。齒。席有上下。豆敬讓而已。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圖應聚擾雜。而失民紀矣。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圖大昏人道之始。迎而後行。贊而後夫婦之義明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圖無度不仁不義。遺敬讓。無別其源也。記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

何本刑罰之源ヨリ飭婚聘之禮ニ至ル一段無

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亂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不豫塞其源。圖不以禮。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罪。而陷之。圖臧文仲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圖尚猶也。申令。固其教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圖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蓋舜所不免。但聖人制刑。本意不過以弼五倫之教而已。使五教既行。舜倫益敘。則刑自可以無用。故又曰。刑期于無刑也。按此與記經解末篇立論雖不同。而意緒相貫。今采而附注。

何本引ヲ抑ニ作ル。

遽ハ急忙ナリ、庶人ハ
草草ニ事ヲ行フヲ常ト
ストナリ。

者。聞命而自弛。弛廢也。自廢而死。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自裁。自刑。君不使人摔引而刑殺之也。摔。按抑持頭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猶待也。大戴禮此下是曰刑不上大夫。已上大戴禮賈誼傳疏同。蓋皆出於此。古有此制。而誼疏之以告文帝。戴德集禮記取之。而其弟聖又刪取其首二句。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今見於曲禮。

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得逃。罪不教使然也。

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禮誼傳。遇之

自意。嬰以廉恥。故人矜細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故不責之以備禮也。行無燕見。君子不爲容禮。不容於責備也。致堂胡氏曰。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故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論。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有罪皆自殺。而王安石反此義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制異己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者乎。

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

此篇禮記王制篇ニ見ユ、
文頗ル異ナリ。

何本太上成之ニ作ル。

何本禁之ヲ禁也ニ作ル、
制五刑必即天倫ヲ凡制
五刑必即天倫、郵罰麗
於事ニ作リ、凡禮五刑
之訟ヨリ致其忠愛以盡
之ノ一節ト連ネテ下文
疑獄汎與衆共之ノ上ニ
置ク、行刑罰則輕無赦
ヲ凡作刑罰則輕無赦ニ作
重ノ下ニ置ク、
不刑ノ刑ハ法ナリ、法
度ニ從ハザルヲ不刑ト
云フ。

何本仲弓曰古之聽訟四
字及ヒ不以其心得聞
手八字皆無シ、孔子曰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廢善政。至政無所用刑。廢刑酷而

圖政善不假於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論語語道之以政。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不刑也。圖刑設而不用。所謂辟。化之而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用刑非聖人之得己不教而殺。謂之虐。故聖人先

謂。日月先明而後幽。是以制五刑。必即天倫。制斷倫理。郵與尤同。責也。天之理。至公

無私。斷獄者。誠能體而用之。有罪責而當誅者。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

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謂輕無赦也。蓋立法制刑之本意。欲使人難犯也。記此下刑者。例也。云云。

刑者。例也。

刑者。成也。圖記疏。例是刑體。壹成而不可更。圖一故君子盡心焉。圖更古衡反。

之所以加也。傳曰。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不可更之謂也。仲弓曰。古之聽訟。人命先王所重。刑失其平。不可以爲國。君子於刑無所苟而已矣。

三字ハ下文大司寇ノ上ニ在リ、大司寇三字チ古者司寇ニ作ル。

罰ヲ定メズ、其人ノ行爲(事)ノ跡ニ就キテ決ストナリ。

有指無簡云云ハ旨意有リテ誠無キ者、即チ言フコトハ尤モラシクシテ誠無キ者ハ、三訊ノ法ニヨラズシテ決ストナリ。

何本泛テ汎ニ作ル

何本是故爵人ヨリ成於吏ニ至ル一節無シ。

何本吏以獄成ノ吏チ史ニ作リ、其上ニ成獄辭三字有リ、治獄者實取犯者已定之辭ト注ス、既聽之ノ既字無シ、乃告大司寇チ正以獄成告於王チ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ニ作リ、卿士、棘木之下皆無ク、參聽ノ下ニ之字有リ、然後乃三公ニ、疑チ告ニ作リ、三宥ノ下ノ之以聽命四字無ク、制刑ノ上ノ而チ然後ニ作リ、何本所以重之也以下無シ。遁名ハ禮記ニ亂名ニ作ルニ從フベシ。與ハ禮記ニ以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怪過人罰人。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乎明倫。倫莫重於君臣父子。其罪之輕重。情之淺深。必原其心。立其義。意論而慎測之。所以分別之者。用以合其權度也。外悉聰明。內致忠愛。又有以盡其情焉。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直言於公爲訟。訟不決。而繫於囹圄爲獄。則不可以不察也。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有指無簡。則訊而至三。所以正刑明辟以察獄也。後世死刑三覆五覆奏意本此。不聽也。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也。圖有罪當殺者。加三訊焉。赦從重。然後決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不可聽決也。附從輕。出矣。記此下接。疑獄則泛與衆共之。衆疑則赦之。衆疑則赦之。凡制五刑云云。疑獄則泛與衆共之。廣也。衆疑則赦之。之衆衆謂可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之。圖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惟其公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圖命德討罪天也。于朝于市。所以見非己之所得私。

此殷法也。周之爵人。則天子假祖廟而拜受之。刑人。則有爵者于甸師氏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棘木外朝之卿位也。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尙寬罪。雖以定。猶三宥。而制刑焉。圖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時。天子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下而上。咸無異說。而天子猶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爲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記此下接。凡作刑罰云云。已上並見記王制篇。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變言與。執左道。與亂政者殺。左道。亂也。作淫聲。淫逸也。惑非人所。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曜。造異服。常見。行詐僞而守之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以惑衆者也。○行下孟反。

不以聽ハ上ノ參聽ノ法ニヨラズシテ罪ヲ決スルナリ。

用器ハ日用ノ器ナリ。

姦色ハ開色ナリ。

不中伐、不中殺ハ伐殺各其時ヲ以テセザルナリ。

此篇禮記禮運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何本爲魯司寇四字、既賓二字皆無シ。

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粥賣。○粥余六反。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必僞。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厲恥也。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賓。在魯與爲蜡祭之賓。微俎而享。故以賓言也。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所謂象魏者也。觀門闕。即兩觀。喟然而嘆。喟記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侍。

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大道行也。治古之時。與三代之

英。英秀也。謂禹湯文武也。蓋指禹湯文武周公之得時行道者。吾未之逮也。及見。而有記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講習也。修於爵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貨。謂有惜貨之心。而非私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爲德惠也。是

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

大同之世。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謂私於

則爲己。力則爲人。謂資人而爲。大人世及以爲常。

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

何本當禮二作ル。

何本爲人ヲ爲己ニ作ル。

選ハ優レタル者ヲ言フ。

何本則チ故ニ、矣ナ也
ニ作ル。

賢勇知。以勇知以功爲己。以爲己故謀是用作。而兵由此起。私之所致

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著明也。考成也。刑法也。示民有常。道。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衆殃。咎之。勢所必顯。是謂小康。小。小。安。康。之。世。先。儒。謂。此。老。莊。之。見。非。聖。人。之。格。言。也。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禮本於天。之道。而有自然之節文。以治人之情。禮順乎人之情。而情不可以不節。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胡不過死。詩。風。相。鼠。篇。是故禮必本於天。殺於地。殺。效。也。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禮。卑。法。地。列其鬼神。禮制於明。而可行於幽。幽。天。神。人。鬼。各。有。其。等。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禮數者皆生人所重之事。非禮莫行。記禮始於聘。和於射御。此禮之大本也。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大道之行。上下自然有禮。今大道既隱。天下將亂。欲已亂者。亦惟在禮而已。記此下。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云云。言偃曰。今之在位

何本傷也。傷之。二作ル。

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幽厲。二。王。道也。幽。厲。傷。之。二。王。周。無。道。君。吾捨魯何適矣。魯有聖人之風。猶勝於諸國也。周。公。之。國。望。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也。言失於禮。而亡其義。禘。禘。天。子。宗。廟。之。祭。郊。禘。皆。諸。侯。之。所。得。行。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禮。義。周。公。制。禮。而。子。孫。僭。之。杞。之。郊。也。禹。絲。非。令。德。故。令。杞。郊。禹。宋。之。郊。也。契。殷。後。禹。天。子。也。契。天。子。之。祖。嘗。與。配。天。之。祭。矣。故。郊。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得。守。而。行。之。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之。禮。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王。而。攝。其。政。

與二王不同。則魯之難同於杞宋明矣。夫子於此。不直言其失。而但曰。同是禮也。前已言非禮矣。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乃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嘗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然則此所稱天子云云。非成王也。周尚書洪謨曰。詩魯頌閟宮傳。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閟宮之第三章。首言命魯公。以爵士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稱美。倍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孤。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程子謂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以今考之。蓋不然。昔成王命君陳。以保釐東郊。而拳拳戒以遵周公之猷訓。及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猷訓哉。且周公制禮。以教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僭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

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雩以祀上帝者。於報周公無預。則亦何以兼舉而併賜之。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之先公。素用八。則其羽數。隱公自當知之。又何以問於衆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既衰。禮壞樂崩。而至此始能用六。而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以開僭竊之源。其後歷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源蓋出於此。故春秋於此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下。郊。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僭於僖者。亦可知矣。自是而後。魯之郊。禘。率用天子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僖三家僭雍。徹而周公所制之禮。蕩然廢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之義。而妄衍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千載之下。不察其非。而反信之。亦獨何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非成王也。以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使魯郊。禘。果出於成王之賜。則壞禮敗度。莫此為甚。孔子安得不非之。而非魯哉。或謂魯惠公之世。請郊。于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苟如是。惠公既用八。僖之舞。而隱公降用六。僖。則隱公知諸侯不可僭天子之禮。又何乃以仲子而僭夫人之禮哉。其說非是。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凡祭祀於禮也。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是謂大嘉。當奉而不當易。則周以賜而魯受之也。其非可知。記此。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當知辭說之意。是謂幽國。醜學及尸君。非禮也。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冤弃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是弃大夫之服。孔子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服。

何本今使祝嘏辭說ヨリ大夫死宗廟謂之變ニ至ル一段無し

魯君ハ魯カサルル君ナリ

以衰裳入朝トハ、臣タル者ハ喪有レバ事ヲ致シテ服ヲ易ヘ、乃チ朝ニ入ルベシ、今喪服ノ儘ニテ入ルチ云フ、是レハ君ノ爲ス事ナルナリ。處子孫ハ子孫ニ國又ハ地ヲ分ゲ與フルコトナリ。采ハ采地ナリ。舍宗廟ハ禮制ナリ、而以下ハ之ニ反スルモノナリ。

社ハ五穀ヲ牛ジ人ヲ養フモノトシテノ地ヲ祀ルナリ、地ハ徧ク人ナ

歸設奠復。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是謂脅君。迫於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無田者不爲祭器。今皆不假。故非禮。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葢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所謂臨諸侯。將舍宗廟。先告其鬼神。以將入止也。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諛。夫禮者。君之柄。柄亦乘持。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所藏於身。不之天。效以降命。效天以下教令。命降於社。之謂效地。所謂因降於地之利。

養フ、王者亦天下ノ民
ヲ養フヲ以テ政ト爲ス、
此レ命降於社ナリ。祖
ナ尊ビ爾ヲ親ム、尊
ハ義ハ政ノ祖廟ヨリ降
ルモノナリ、山川ハ草
木禽獸ヲ生ジテ人ニ食
シテ人ニ利ス、草木禽
獸ヲ採リ用ユルコトハ
政ニテ制ス、此レ命ノ
山川ヨリ降ルナリ、五
祀ハ戸門等ナリ、五祀
ニヨリテ宮室ノ制ヲ定
ム、是レ命降於五祀ナ
リ。
存ハ上ノ天、社、祖廟
ノ三、樂ハ山川、五祀
ノ二ナリ。
鄭玄ハ明チ尊ト解セリ。

變チ鄭玄ハ辨即チ正ト
解セリ、此亦王鄭異說
ノ一ナリ。

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彌近彌親。彌
遠彌尊。仁義之道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
興造雲雨。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其能爲人事之制度。此聖人所以藏
身固也。此則固。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
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所存處者。禮之次。天生時。地
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
地。時及財。天地之所以生而師以教之。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
地。以政用之而已。故常立於無過之地也。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
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爲君
則過謬也。養人則不足。能爲給所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
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
患其生。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
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
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其死宗廟者以權變爲也。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

何本從チ詳ニ作ル。

何本人之大端チ心之大
端ニ作ル。

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貪之。必有數之也。圖能記作必知其情。從於其義。
音開也。開之以耐。讀若能。非意之謂非私意爲之也。必知其情。從於其義。
其義之所以然。明於其利。達於其患。圖明達之。以其利與患之所在。然後能爲之。何
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必有人所。何謂人義。父
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圖皆事物當然。講信修睦。謂之人利。圖義未嘗不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圖求利未得。而害隨之。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圖脩明也。上所謂以治人。
信修睦。圖與。尚辭讓。去爭奪。圖除。舍禮。何以治之。圖情與義。人之
禮以治情。則義以脩而成。利無禮治情。則義不勝利而生患矣。此禮之所以爲重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
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人之大端也。圖七情自心而發。總而
藏其心。不可測度。圖大。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圖見音現。
是欲之未動。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圖窮之是治此情。使發動時。欲惡得
美之未形時。申上舍禮。何以治之之義。其正有美而無惡。非此禮不可。此再
以治之之義。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氣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惟人得其秀而最靈者。天地之德。如言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身莫非陰陽。陰陽交會。屈伸往來。謂之鬼神。五行之氣。即是陰陽分屬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獨得其秀。所以異於物也。然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豈可不脩禮以治之。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

載於山川。

重濁下凝而成。形載記作竅。

播五行於四時。

五行一陰陽也。分於四時。木王春。火王夏。金王秋。水王冬。惟土王

其四。和四氣而後月生。

月生而後四時行焉。布五行。和四時。四氣。而後月生焉。季焉。後涼。涼然後寒。寒然後溫。不朝炎而暮凜。是謂和也。和四氣必應。是以三五而盈。二

四時而後十二月成也。

月之成者。歲之成也。記此句無四氣字。

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遠近盈望。缺晦而一月終矣。上言十二月而歲成。此言三十日而月成也。記此下

有五行之動云云。

五行之動。共相竭也。

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

五行四氣十

二月還相為本。

用事者為本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

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

十二月也。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為宮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

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

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主。

五色者。青赤白黑黃。學記曰。水

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

故人者。天地之心。

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五藏最聖也。

而

五行之端。

端始也。能用五行也。

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聖人作則。

作法則法。

何本五行之動。ヨリ義之修而禮之藏ニ至ル一段無し。

龜ハ人事ノ吉凶ヲ知ル、故ニ人情不夫ト云フ。瘞ハ地ヲ祭ルニ牲ヲ埋ムルヲ云ヒ、繪ハ幣帛ヲ奉ズルヲ云フ。

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天地為本。則萬物包在於其中。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陰陽為情之始。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勸。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月以為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也。藝猶故事可得而分別也。猶功業各有分理。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五行終則復始。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考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四靈鳥獸之長。四靈為畜。則飲食可用。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諭。諭潛藏也。鳳以為畜。而鳥不戮。麟以為畜。而獸不戮。戮。飛走之貌也。龜以為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著龜。故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瘞。謂祭祀之瘞。繪。謂若繪。封太山。宣謂播宣揚之。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治也。事有職。禮有

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備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言禮之實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未分之初。有上下。轉而爲陰陽。謂動靜。變而爲四時。謂消息。列而爲鬼神。謂屈伸。其降曰命。即上所謂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官謂職分也。言禮職分皆從天下來也。命於人曰降。本於自然曰天。人受天命。與禮俱生。禮固所當奉而行之者也。此原禮之所由生也。上以天地四時爲禮言也。故此即以太一天地四時鬼神言之。其降曰命。則所謂五行之秀。禮自人所有者。聖人制禮以治人情。固非自外鑠我也。記此下夫禮必本於天云云。

協於分藝。理。其居於人也曰養。言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

何本夫禮是故禮之作

何本協於分藝ヨリ小人以薄ニ至ル一段無シ。

何本故禮者義之實也。ヨリ得之者尊ニ至ル一段無シ。禮雖先生未之有云云ハ、禮ノ規定ニ無キモノハ、義ヲ按ジテ新ニ制スルヲ得ベシトナリ。

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謂上言人情。義舍禮何以治之。既反復詳所以治人情者。故申言之。以起下文。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謂聖人治人情。猶農夫之治田。修禮以耕之。謂使受教有地。陳義以種之。謂必施得其宜。講學以耨之。謂使常去其非。猶菽粟之味。食不厭也。記此下有故禮也者。義之實也云云。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理。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

何本故事大積焉ヨリ章末ニ至ルマデ無シ。

穫而弗食也。圖此又反譬以明上治人情之義易治人情曰治國者又以所治之國之人言之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圖身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圖家大臣法。圖奉小臣廉。圖守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圖國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圖居有節。諸侯以禮相與。圖字小大夫以法相序。圖不偏下士以信相考。圖久要百姓以睦相守。圖有無天下之肥也。圖天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圖聖人治人情至此人情既美忠去利興上所謂天下國家可得而王者禮運篇爲詳朱子曰禮運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是子游作以前有言偃問辭想然耳。故事大積焉而不苑。圖苑滯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閒。圖言有連而不相及。圖言有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圖高而不危夫禮之不同豐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圖合禮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

年八昏嫁ノ年歲、徳ハ之ニヨリテ爵位ヲ制ス。用民必順ハ郷玄ハ農時ヲ奪ハズト解セリ。

概一ニ數ニ作ル。

無故ハ他ノ故ニアラズ、下文ニ説クガ如キ故ナリトナリ。

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乃溉灌用火。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以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隨四時之道者也。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圖悅以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圖出銀瓮丹竈之器及象車也河出馬圖。圖龍似馬負出。鳳凰麒麟皆在郊。楸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孔子家語卷第七終

孔子家語卷第八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卽位。邾邾今兗州邾城地。隱公名益。定四年卽位。將冠。冠者成人之服。禮。男二十加冠於首也。使大夫

因孟懿子。魯魯仲孫何忌。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諸侯之

適子也。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醮於客位。而無

酬酢之醮。客位加其有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戶西爲客位。而無

之人。二加彌尊。彌始冠。緇布冠。次加。於阼階而期之。以主於客位。而崇之以賓。是加禮於其有成

也。彌尊。所以導引之。使喻知益大其志。以求稱也。考之冠禮。不特冠布。次皮弁。次爵弁。三加而

也。彌尊。而衣屨亦莫不。然祝辭醮辭。皆有進焉。無非以導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

也。彌尊。之字。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之序在焉。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儀禮。賈疏。二十爲字。未呼

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記。孔疏。二十已有伯某甫。仲某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

直呼伯仲也。孔疏。爲是。或謂五十爲大夫。云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

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爲重也。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

此篇儀禮士冠記、禮記冠義篇、大戴禮公冠篇、說苑修文篇二見、文異同アリ、何本、阼者阼階ニ作ル、

古ノ堂ハ東西兩階有リ、東ヲ阼階ト云ヒ、西ヲ西階ト云フ、阼階ハ主人ノ升降スルトコロ、西階ハ賓ノ升降スルトコロナリ、代ハ父ニ代ハルナリ、客位ハ堂上ニ於ケル位ニテ室戸ノ前ノ西方ニ在リ、三加ハ士ハ三加冠、即チ始ニ緇布冠ヲ加ヘ、次ニ皮弁ヲ加ヘ、次ニ爵弁ヲ加フ、其度毎ニ衣服ヲモ改ム、諸侯及天子ハ更ニ猶ホ加フ、冠而字之ハ冠禮終ハルヤ、賓(冠ヲ加ヘシ人)ガ字ヲ命ズルナリ。

何本懿子曰云々今則冠而敝之可也ニ至ル一段無シ。

齊ハ齊戒ナリ。

今ハ平日用キズ、但冠禮ニノミ用キル、故ニ禮終ハル後ハ破リ棄ツルモ可ナリト。

素積ハひだナ取リシ白布ノ裳ナリ、何本積ナニ作ル。

委貌等ノ形ハ禮記附錄禮器圖ニ出ツ。

此篇禮記王制篇、同祭法篇ニ見ユ、文更ニ詳ナリ。何本三君ヲ三將軍ニ作ル、孔子ノ答ニヨレバ君ニ作ルヲ可トス、蓋シ文子ハ靈公ノ子タルヲノリ、子ナリ、公子ノ廟ノ外ニ靈公及ビ靈公父即チ公子郢ノ祖タル襄公ノ廟ヲ已ノ家ニ立テントシタルナリ、三君ハ當ニ二君ニ作ルベキニ似タリ。

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圖說苑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饗之以二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緒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士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

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

禮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

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階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

異朝服素鞞朝服而鞞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於

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

諸侯冠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

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

其綏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綏未聞之於古古無綏也綏冠之飾也今則冠而敝之可也今不復冠布敝

之不復著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

皆祭服也圖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者也弁名出於
樂樂大也冔名出於無無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形制無所考
三王共皮弁素積
圖皮弁白鹿皮為之素綏以素為纓稱冠色也按記綏作積則併冠服而言之服十五升布為
之白與冠同以素為裳辟積其要中故曰素積三代皆以此為再加之冠服也說苑冠者所以
別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
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墮慢之心布衍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
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為成人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
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委貌
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常所服之冠也圖委貌章甫母追皆緇布冠三加始加之冠也皆曰道者先王制禮之道寓焉其形制有不同也委貌玄冠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甫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母發聲之辭母追猶推也以其形名之郊特性此節在周弁殷冔夏收前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君之廟於其家文子名彌牟圖祀公子郢而推及於襄公靈公也文子公子郢之子郢靈

公之子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

圖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其可祖諸侯乎朱子曰先儒謂魯亦有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家皆無理會處吾弗知圖巽答之意大夫

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

下有王圖有王者作分地建國圖分建置立設祖宗祖有功宗有德乃為親疎貴

子蓋時二衛三仕ヘタリ
女子禮ニ於テ疑フトコ
ロアリテ問ヘルナリ。
何木上下二字無シ。
而本設祖宗三字無シ。
置都立邑、設廟祫壇
而祭之十二字有リ、貴
賤二字無シ。
舊本皆月祭之ノ上ニ太
祖近廟四字有リ、近謂
高祖下親爲近ト注セリ、
今之ナ削ル。
七廟トハ太祖即チ始祖
ノ廟ト中央ニ、其子ノ
廟ヲ左ニ、孫ノ廟ヲ右
ニ、曾孫ノ廟ヲ左ニ、玄
孫ノ廟ヲ右ニ置キテ始メ
ヨリ八代ノ時ニテ七廟
具ハル、代ヲ以テ言ヘ
ハ左ハ二、四、六、右
ハ三、五、七ナリ、八
代ノ人死スレバ其主ヲ
六代ノ廟ニ置キ、六代
ノ主ヲ四代ノ廟ニ、四
代ノ主ヲ二代ノ廟ニ遷
シ、二代ノ主ヲ太祖ノ
廟ニ藏ス、九代ノ人死
スレバ其主ヲ七代ノ廟
ニ置キ、前法ノ如クシ
テ三代ノ主ハ太祖ノ廟
ニ入ル、以下皆然リ、
故ニ後ニ至レバ逆ニ言
ヘバ當代ノ父ヨリ高祖
ノ父ト祖トニ至ルマデ
ノ六廟ト太祖ノ廟トニ

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蓋統七有一壇一壇。七廟外又立壇各一。曰考廟。父。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曾祖。曰顯考廟。高祖。曰祖考廟。皆月祭之。以親故此五廟皆每月一祭遠廟爲祧。有二祧焉。祧遠意親盡爲祧。二祧者高祖之父母祖是也。遠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二代即昭穆已遷遷者。其主古制藏於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祧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藏於武世室。止。四時祭也。昭穆已祧之主。不與月祭。但以四時祭之。先儒不考乎。此以祧爲七廟之二。而謂文武廟爲二祧。止於享嘗。而致辨焉。誤矣。去祧爲壇。遠不得於祧處受。去壇爲壇。不得於壇處受。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之於壇。必須有禱。去壇爲鬼。去壇則祈禱亦所不及。故但曰鬼而已。李文問太廟禱之事。不然亦不祭也。去壇爲鬼。堂室之制於朱子。朱子曰。古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爲室。蓋甚窄。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諸侯立五廟。降天子。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曰祖考廟。統五廟言之。蓋有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月祭三廟。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補四。去祖爲壇。去壇爲壇。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

テ七ナリ、周ハ家ノ祖
ハ後稷ナルガ、王業ハ
文王ニ始マリ武王ニ成
リ、又文王ノ父季歷ト
祖古公亶父ト追王セリ
故ニ文武ノ廟ハ長ニ存
セザルベカラズ、是ヲ
以テ古制ト變ジタルガ
如シ、蓋シ七廟ノ外ニ
別ニ文武二廟ヲ立テテ
之ヲ祧廟ト名ヅケ、太
祖廟ニ藏セラルベキ主
ヲ昭穆ヲ按ジテ一度文
又ハ武ノ廟ニ遷シ、次
代ニ至リテ太祖廟ニ入
レタルカ、故ニ祧廟有
ルナラン。
廟制ハ禮記祭法ト王制
ト其文ヲ異ニス、王制
ハ天子ヨリ大夫ニ至ル
マデ皆太祖即チ始祖ノ
廟有リテ別ニ昭穆ノ廟
有リトス、祭法ハ大夫
ノ例ニテ推セバ天子・
諸侯ノ祖考廟トハ鄭玄
及ビ此處ノ王、何ニ注
ニ見ユルガ如ク始祖ノ
廟ニアラズシテ、當代
ノ天子又ハ諸侯ノ高祖
ノ父ノ廟ナルガ如シ、
隨ツテ始祖ノ廟ハ無キ
コトトナル、士ノ一廟
モ王制ニテハ家祖ノ廟
ナルガ祭法ニテハ父ノ
廟トナル、祖先崇拜ノ

禱則去祖而祭之於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之於壇也。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大夫立三廟。降諸侯。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太祖始爵者也。曰皇考廟。廟言之。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爵者爲會祖。則爲皇考廟。始爵者爲高祖。以上則爲始祖廟。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壇。去壇則祈禱亦所不及。故但曰鬼而已。李文問太廟禱之事。不然亦不祭也。去壇爲鬼。堂室之制於朱子。朱子曰。古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爲室。蓋甚窄。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諸侯立五廟。降天子。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始封之君也。曰祖考廟。統五廟言之。蓋有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月祭三廟。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補四。去祖爲壇。去壇爲壇。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

詩ハ召南甘棠篇ナリ。

第一章ハ韓詩外傳卷五
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
文頗ル異ナリ。
此章何本無シ。

太宰純曰ク、正文及ビ
注ノ迨ハ殆ノ誤ナリト。

文王ノ作曲ト稱セラル
ルモノヲ學ビテ其文王
ノ作ナルヲ知リシナリ。

第二章ハ說苑修文篇、
史記樂書ニ見ユ、文頗
ル異同有リ。

何本之音溫柔居中ヨリ
治安之風也ニ至ルマデ
ヲ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
基故其音溫柔而居中以
養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
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
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謂
治存之風安之爲也ニ作
リ、小人之音ノ之音ニ
字無ク、不然ノ上ニ執
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十
字有リ、充厲ノ上ニ故
其音三字有リ。
何本溫和ヲ溫儼恭端ニ
作リ、夫然者三字省ク、
所謂ヲ所以ニ作ル。

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
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邵伯所憩。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憩息也。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
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
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
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孔子有所繆然思焉。繆然深思貌。有
所翠然高望而遠眺。眺見也。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迨近也。黜而黑貌。黜黑。頤
然長。頤長貌。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
其二。後同。有四方。文王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垂拱而對曰。垂拱兩手
薄其心也。君子聖

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瑟。瑟包犧所造。舊本作琴。今從說苑改正。有北鄙之聲。鄙邊地。論語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是也。孔子聞

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
節。中如當中之中。樂奏中聲。以爲節。爾和樂謂之節也。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

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養涵養也。一作象。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乎心不動乎體。夫然者。

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充厲。充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充厲者。溫柔之反。微末者。居中之反。象肖似也。和節中正之感。不載於心也。溫和

之動。不存於體也。乎心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所謂亂亡之風。奔北
之爲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七絃者。周時所增也。造南風之詩。南風

其詩曰。南風之熏兮。南風曰薰。風薰和也。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
之時兮。至也。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南風長養萬物。按南風之詩。與尸子

何本泉流ヲ流泉ニ作リ、上下ノ至于今ノ于字、王公大人ノ大人ニ字無ク、忘ヲ釋ニ作リ、舉以爲誠ヲ以爲笑ニ作リ、暴亂ヲ剛厲暴賊ニ作ル。

何本體ヲ軀ニ作ル。何本子路體以下ナリ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爾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ニ作ル。第三章禮樂記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此章何本無シ。

載同而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豈此非其古與抑鄭有未考與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尸子雜說不可取證大抵南風孝子之詩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或乃以爲今凱風者亦非矣樂府詩曰反彼三山兮商嶽嵯峨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青龍兮出自子河負書圖兮委蛇羅沙案圖觀纖兮闕天嗟嗟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微鳥獸踏踏兮鳳凰來儀凱風自南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起貌德如

流泉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其廢也忽焉廢之遽也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誠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終以帝履說苑作卒以滅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卒以滅非各所修之致乎今

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醜類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得言必不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未真他日仕衛竟死其難哀哉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以

久何也武謂周舞備戒對曰病不得其衆也病憂也憂恐不得其士衆之心敬者也詠歎之

淫液之何也淫液歎對曰恐不逮事也言汲汲欲及此安民和衆事發揚蹈厲之

已蚤何也厲疾也備戒雖久對曰及時事也欲令事及其時武坐致右而軒左

何也右膝至地左對曰非武坐也言武無坐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歎對曰

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爲天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

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

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

之備戒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

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

也摠持干若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武亂皆坐周邵之治也

武亂武治皆坐而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紂

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言有南國五成而分陝周公左邵公右分

武ハ武王ヲ討テ伐シ時ノ事ヨリ既ニ股ニ克チテ天下ヲ治マリシコトマデナ仕組ミタル舞ナリ故ニ舞ノ種種ノ仕振リガ皆當時ノ事ニ象ドルナリ、恐不逮事ハ武王ノ味方ニ馳セ參ズル者ガ晩クシテ事ノ間ニ合ハザランカト恐ルルナリ、發揚云云ハ舞ノ初メ、手足ヲ揚ゲ踏ミナドスルニ勢ノ厲ゲシキハ戰ニ及ブヲ以テナリ、武坐云云ハ舞ノ時ニ右足ヲ地ニ著ケ左足ヲ起ツハ何故ゾト孔子問ヘルニ賓牟賈ハ武ハ本ト坐セズト答フ、聲淫ハ舞ノ中途ニ樂聲ガ過ギテ商聲トナルハ何故ゾト問ヘルニ、又武ニハ本ト商聲無シト答フ、此ノ二ノ答ハ誤ナルコト、下ニ孔子ノ語ニ見ユ、有

可失其傳トハ樂官誤リ
テ此聲ヲ爲ストナリ、
武王之志荒ハ武王ノ民
ヲ安セントスル初志
荒ミテ殺伐ノ心生ジタ
ル故ニ樂ニモ此聲有リ
トナリ、綴ハ舞者ノ終
ナリ、武亂ハ武舞ノ終
リナリ、此時舞者皆坐
ス、天下治マリ周召ニ
象ノ治メテ事無キニ
象ノナリ、北出云云
ハ舞者始メ南頭第一
ニ在リ、其レヨリ此
第二ニ至ル、此ナリ
成ト爲シ、武王封チ伐
チ北ノ方孟津ニ至ルニ
象ノ、次ニ第三位ニ
進ム、此ナニ成ト爲シ、
股ナ減ボスニ象ノ、
次ニ第四位ニ進ミテ北
ノ極ニ至リ、乃チ又南
ニ返ヘル、此ナニ成ト
爲シ、武王股チ伐ツヨ
リ返ルニ象ノ、次ニ
退キテ第三位ニ至ル、
此ナニ成ト爲シ、南方
チ驪理スルニ象ノ、
次ニ舞者左右ニ分ル、
此ナニ成ト爲シ、周召
ニ公陝ヨリ東ト西トチ
分治セルニ象ノ、次
ニ舞者南ノ本位(綴)ニ
復ル、此ナニ成ト爲シ、
此ナ樂充ツト爲シテ

西而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凡成謂舞之節解也。衆夾振之而四
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夾武王四面會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也。分郊而進所以事蚤濟
所以分郊而蚤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
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
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祿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之。封王子比干
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儀其位舊居也。傳說多以商
為殷之賢人或者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庶民旋政。解其力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
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車甲
則繫之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
率之士使為諸侯命之曰韃橐。言所以囊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謂之韃橐也。然後
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郊有學宮。左射以

天子ノ徳ノ充ツルニ象
トナル。
鞮ハ武器ヲ閉藏スル
コト、即チ便武ノ義ナ
リ、王注誤レリ。

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狸首騶虞所為節也。裨冕摺笏而虎
賁之士脫劍。衰冕之屬通謂之裨冕脫劍解劍也。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
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藉田所以奉祠祀之盛。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食已飲酒。冕而摠干。舞位。所以教諸侯
之悌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禮記古之君子必佩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此貴玉之謂也。珉石之似玉者。紀作磬。珉石似玉。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
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潤質色溫和。潤澤似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縝密緻堅也。栗者處事堅。日又有文理也。記作縝密以栗。堅剛而不屈義也。剛直不廉而

第一章ハ荀子法行篇、
禮記聘義篇ニ見ユ、文
各々異同有リ。
何本孔子曰ノ下ニ惡賜
是何言也六字有リ、惡
ノ下ニ音烏ト注セリ、
非為玉之寡云云四字
ナ夫君子非為珉之多故
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

二作リ、荀作夫君子豈
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ト
注セリ。縝密以乘ヲ續
粟而理ニ、義ヲ行ニ作

不劓義也。劓割也。有廉隅而不割傷也。劓呼外反。劓劓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記無上堅剛而不屈義也。句而曰廉而不劓義也。推折之而不撓屈。
垂之如墜禮也。禮尚謙卑。垂如墜。似禮之謙卑也。則下。折而不撓勇也。似勇者之所守。
叩之其聲清越而長。也。長謂聲遠聞也。其終則詘然樂也。詘斷絕貌。似絕止貌。樂止如藁木。其終詘然。是樂之息也。苟作其止輟然亂也。謂如亂辯聽其言畢。無繁亂也。中美者也。璵瑕玉之病也。璵其中間美者。瑕瑜不相掩。似忠者不匿其情也。苟作瑕適並見情也。信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之所稟。烈火不變其質。有似於信也。氣如白虹天也。如白虹然。玉之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本出山川。是故象地。璵精神以對天地四方。以臨百官。以宰萬民。此玉之有近於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貴莫貴於玉。天下莫不貴之。此玉之有近於道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文章。素質。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小戎之篇。故君子貴之也。之也。苟作此之謂也。已上見記射義篇。說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劓。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往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劓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第二章ハ禮記經解篇、
禮記孔子問居篇、韓詩
外傳卷五、淮南子泰族
訓ニ見ユ、文各異同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先王一道德。以同風俗。國豈異教哉。觀其人而可知其教之得失也。其為人
也。此四字竊疑。在下文詩之失愚上。溫柔敦厚。詩教也。詞不迫切。疏通知遠。書教也。政事之迹。廣博易。良樂教也。天人之際。潔靜精微。易教也。無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恭儉莊敬。禮教也。民心。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言約而意隱。使人重於褒貶。已上六者言教。或問。春秋作於夫子。而此亦云。教者何也。考晉語。司馬侯對悼公。已有羊舌肸習春秋之語矣。又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聲善抑志。是時夫子未作春秋。春蓋秋自周史之法也。夫子脩之。皆因其策書。義之所在。時加增益焉耳。猶詩書樂易禮之前已有教也。故詩之失愚。敦厚之失也。圖失於溫柔敦厚。而不知以意逆志。書之失誣。知遠之失。圖務疏通知遠。而不知求其治迹。樂之失奢。圖務廣博易良。而不知其治迹。易之失賊。精微之失。圖務潔靜精微。禮之失煩。圖務恭儉莊敬。而不屬辭比事之失。圖務屬辭比事。而褒貶過當。春秋之失亂。有紊是非。此六者之失。不善學者之罪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圖記作也。下同。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

春秋者矣。

圖此善學者之有得也。教非異也。而或以之得。或以之失。則以深究其理與不能深之故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入其國。其教豈不各有在乎。自詩之

失愚至此。言其教之可知也。已上並見。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圖記作春。風雨霜

露。無非教也。者。其用不同。而同於成物。何莫而非天之教乎。地載神氣。吐納

雷霆。流形庶物。露生。記作神氣風露。無非教也。圖載承也。雷霆即地所載

雷出地奮。又曰。雷入地中。雷霆屬於地也。月令。二月雷乃發聲。九月雷始收聲。出入發收。即此

吐納之謂。雷霆之下。蟄蟲起振。百穀草木皆甲拆。易所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成物之博如

此。何莫而非。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清明之德在身。則其氣志如神也。圖聖人德備

而遂通天下。有物將至。圖有物記。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至。必先有兆。應之

之故者也。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子思所謂至誠前知。孟子所謂天民之先覺

也。朱子曰。禮記却是家語有物記。為者欲其兆。詎為有開。故者下目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

說者欲則又成。不好底意。已上見記孔子問居。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圖

告子夏之言。此下有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云云。是故天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雷霆。聖人之教。發於詩

人既為天民之先覺。固將以斯道道斯民也。天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雷霆。聖人之教。發於詩

書樂易禮春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愚誣者。賊煩亂者。蓋壞胎胤。腐枝敗幹。傾者當

覆。天地亦將如之何哉。按此篇文義。首尾甚屬。而禮記顧析。其在詩曰。嵩高惟嶽

之兩處。中間字句少有異同。漢儒其亦不善於附會者矣。惟申及甫。惟周之

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甫之大功也。

翰。翰幹美。其宗族世有大功於周。甫侯。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能藩屏四國。宜

此文武之德也。言文武聖德。篤佑周家。天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毛詩矢其

和。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子。令

問不已。三代之德也。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

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

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

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樂樂上音。聖人力此

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

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

也。目巧之室。則有隕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隕阼之位。席則有上下。車則

有左右。行則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隕阼。則亂於

此詩大雅江漢篇ナリ。

此詩同上。

第三章ハ禮記仲尼燕居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此章何本無シ。

太宰純曰ク、躬ハ恭、伏ハ服ノ誤ナリ。

目巧ハ目分量ニテ爲スナリ。竝ト隨トナリ。

古ハ國君以外ハ門内ニ屏有リ、門ト屏トノ間ナ著又ハ寧ト云フ。

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竝隨。則亂於階塗矣。升階塗無並隨。則階塗亂。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第一章。何本地ヲ中ニ作ル。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以道濟物。不爲身也。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屈節當厲不當屈。孟子。枉己未有能正人者也。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君子能盡其在己。不能必其在人。中庸。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而何期於必達哉。此記言者之失也。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孟子謂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此曰屈伸。豈亦仕止久速之謂耶。故屈節者。所以有待。待知己也。屈節不當乃是自守而非求伸者。所以及時。及時時也。謂及良時也。謂及時行道可也。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屈受屈者窮。志達而不犯於義。合義乃行。進以正也。

第二章ハ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貢傳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忍視其受敵六字無シ。

何本於是子路ヨリ吾子盍請行焉ニ至ルマテ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ニ作ル。

何本子貢請使ノ使ヲ行ニ、夫子ヲ孔子ニ、如チ行至ニ作ル。夫魯者ヨリ以教常何也。ノ一段舊本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ニ作ル、今何本ヲ以テ之ニ代フ。

孔子在衛。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專齊有無君之心也。田常齊亂臣田成子。姓陳氏。而憚高國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大夫也。田常齊大夫。高張國伯高父。鮑晏嬰四族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屈節應於此乎。二三子誰爲使。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史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云云。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越絕書。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吳王夫差時。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

何本子君ニ作ル、下同。

何本是則大臣不聽于大臣有不聽也、ニ作ル。

何本而下ニ作リ、爭ノ上ニ交字、下ニ也字有リ位ヲ立於齊ニ作ル。

何本不可更如何去而之與、大臣疑我、奈何ニ作リ、吾請救於吳ナ南說吳王ヲ南見吳王ニ作リ、不滅國ヲ不絕世

選練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是則大臣不聽。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是則大臣不聽。今子師若破國。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子上與主有卻也。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子也。使主孤立而已。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不可更也。如何。子貢曰。若緩師。則爭。是子上與魯矣。請救於吳。夫差令之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

ニ作ル。

何本齊國ヲ萬乘之齊ニ作リ、顯名ノ上ノ以字無ク、誅ヲ威ニ、以テ而ニ、智者ヲ顯王ニ作リ、史作智者ト注セリ、雖字無ク、吳常困越ヲ吾嘗與越ニ作リ、子待ノ字、乃可ノ乃字、而王ノ而字皆無シ、之名ヲ爲名ニ、棄強齊云云七字ヲ伐小越而畏強齊ニ作ル。何注裏元年ハ哀元年、越子ハ越子、於ハ報ノ誤ナルベシ。

何本天下ヲ諸侯ニ、且ナ若ニ、害ヲ空ニ作リ、此則ノ則、而名ノ而、伐齊ノ齊皆無シ、遣ヲ使ニ、而自爲子貢ヲ身ニ、何足ヲ何以ニ作ル。

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吳常困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伐越。然後乃可。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夫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臣請東見越君。令出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

何本而後然後、拙矣、殆矣、危矣、矣、皆也、句踐、越王、孤少、會稽、至、節、與、難、受、困、會稽、作、今、何、本、從、

何本今大夫一句、子貢、問、計、安、所、出、注、七、疲、敵、敵、於、數、戰、作、申、胥、子、胥、二、作、

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而自爲子貢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曰。孤聞禍與福爲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也。孤敢不聞其說乎。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矣。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史作孤嘗。內不量。史作孤嘗。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則死無恨。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疲敝。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史記索隱謂家語無子胥以諫死句。今本不知何人所增。殆非小司馬之所見者矣。是時子胥未死。而吳越春秋亦有子胥正諫以忠君。其言以爲國。其君死而不聽之語。好事者繼訛承舛而爲之也。太宰

語用事。

語吳王佞臣也。圖楚誅伯州犁。其孫伯註奔吳。事夫差爲太宰。

順君之遇。以安其私。此則報吳

之時也。

圖及其殘亂而伐之。史作是殘國之治也。

今王誠能發士卒佐之。圖佐之。以微圖結。其志。微射。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

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若勝則必

以兵臨晉。臣還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

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圖此句又記者之陋也。竊疑記家語者未必陋至此。前吾欲屈節於田常。及此聖人所謂。

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

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

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有他計。後五日。越王悉境內

之兵。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

何本頓首大悅。作。送子貢。後。至。一。節。本。無。許。諾。下。二。子。貢。返。三。字。有。今。何。本。從。何。本。文。種。ノ。文。ノ。字。無。シ。

東海役臣ヨリ以賀軍吏ニ至ル一節舊本被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ニ

作ル、今何本ニ從フ。

何本非義也ナ不義ニ、受越王卒云云八字ヲ謝越王ニ、遂自チ乃遂ニ、國內チ九郡ニ、遂北見晉君チ因去之晉、謂晉君ニ作ル、舊本ニ、臣聞之ヨリ五國各有變ニ至ル一段無ク、合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二十四字有リ、今何本ニ從フ。

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於是吳王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子貢遂北見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促。兵不先辨。辨同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謂。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艾陵或謂吳邑也。此。左傳哀十二年。吳子伐齊。克博。至於贏。中軍從齊地。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

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閻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而不歸。不返。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黃池衛地。今陳留封。晉爭疆。左傳哀十三年。公會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將盟。吳人。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潛師。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越在東。故云。左傳黃池之會。无晉擊吳。敗吳。哀二十二年。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已上史記亦同。元金履祥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霸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爲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亂人之國。以存父母之國。非孔子之心也。此而可爲。則子柳之謂。衛人之母。以葬其母也。無不。若能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已知吳將亡而言之也。此篇曰。屈節失所以爲名矣。子路之問。孔子之答。未必然也。好事者蓋因子貢之

何本始チ初ニ作り、能字無シ。

事而妄爲之引緒耳。觀篇中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及聖人所謂屈節求其伸者之言可知矣。然則子貢之事亦豈其真也哉。好事者爲之而後人轉相附會如國語越絕書吳越春秋史記皆彼此吹聲飾事以誇多耳。子貢之在聖門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而何至是果若是則子貢乃真口舌之人傾覆之徒何以爲子貢而孔子不知其出爲列國之禍而許之。至事已矣而後責之。又何以爲孔子哉。左傳載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而此又有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其妄不假辯矣。然則子貢全無是事乎。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而非夫子使之也。子貢未嘗之吳之越之晉也。然則韓非之所記願可信歟。吾從其理之者耳。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宓音密。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史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

第三章八呂氏春秋卷應覽其備篇、新書、新序雜事篇、淮南子道應訓二見之、文各々異同有。以下二章何本無之。宓ハ、當ニ虚ニ作ルベシ音密、宓ハ音伏ナリ。勉ハ免ナリ。

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尙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蹴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樂音。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喪息。浪反。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地若可入ハ地ニモ入り
度ホドニ恥ヅルナリ。

第四章ハ禮記檀弓下篇
ニ見ユ、文少シク異同
アルノミ。
舊ハ故人ナリ、沐ハ治
ナリ。
原壤ハ論語ニヨレバ孔
子ニ貴メラレシ人ナリ、
此章ノ事ハ信ズベカラ
ズ。
木ハ槨材ナリ、之ヲ叩
キテ歌ヘルナリ。

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
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衣衣上如字。下於既反。
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
何以得魚。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鱮。吾大夫愛之。其小
者名爲鯁。鱮宜爲鯁。新書作鱮。鯁魚之懷妊者也。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
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
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
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
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
何。姑且也。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
往。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

斑然ハ文采貌、卷然ハ
柔美ノ貌ナリ。

斑然執汝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
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
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孔子家語卷第八終

孔子家語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

何本第四十四ト爲ス。此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ニ見ユルモノ多シ。何本三十一ヲ三十二ニ作リ、早ヲ而ニ作ル。

死。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歲。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以爲誤。王肅謂此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辭。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顏回爲孔子疏附親夫子。回爲孔子胥附之友。此言孔叢子同。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論語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論語語孝哉閔子騫人不聞其父母昆弟之言。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論語語伯牛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淮南子冉伯牛爲厲先儒從之或謂夫癩者未遽死其死者必徧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惡滿體而其手不

何本命也夫才命矣夫ニ作ル。

可執矣。癩之說非是。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不肖不象賢也。史記仲弓父賤人。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南面。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宰予。魯人。字子我。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菑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

子為。病利。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二十一歲。有口才。以言語著名。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孔子每誦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

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敝衣冠。并日蔬食。而後食也。衍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

賤賣貴。隨時轉化。以殖其貨者也。歷相魯衛而終於齊。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論語子曰。求也藝。又千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也。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卞人。卞魯邑。子曰。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論語子曰。由也好勇過我。又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路為孔子禦侮。子之耳。

言偃。魯人。吳郡有言偃冢。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論語子曰。子游為習於文學。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何本字子我。魯人。卜地。何本仕齊。以下無。田常亂。為シタルハ。闕止字子我ナリ。字ニヨリテ誤リシナリ。

何本字子貢。衛人。卜地。何本字子貢。衛人。卜地。ナリ。孔子每誦以下無シ。

何本仕為以下無シ。

何本一字季路。注文ト為ス。為人以下無シ。

何本特習於禮四字及仕為以下皆無シ。

孔子家語 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何本四十五ニ作ル、習於詩云七字、爲人以下無シ。

三家渡河ノ事ハ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篇ニ見ユ。

以上所謂十哲ナリ。

何本爲人二字、沖ヲ重ニ作リ、資質寬重ナ句ト爲ス。博接以下無シ。

何本齊嘗以下無シ。

卜商、衛人。圖鄭玄曰。溫國卜商。今河內溫縣。舊屬衛。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其義。子夏所叙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圖史記。子既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已上十人。卽論語四科之所列者。其序並無所紊。而著名云云。亦本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言之。嘻。其泥矣。

顓孫師。陳人。圖鄭玄曰。陽城人。陽城亦陳屬縣。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圖論語曰。師也。辟也。又。會子曰。堂堂乎張也。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圖子張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居不務立。立於仁義之行。子張不侮鰥寡。性慳悌寬沖。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激之。以爲未仁也。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圖武城魯邑。當時有兩武城。故曰南也。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圖曾氏實得道統之傳。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

曾子妻ヲ去ル事ハ白虎通ニ見ユ。七出ハ本命解ニ詳ナリ。

何本三十九ニ作ル、孔子嘗ヨリ然其爲人ニ至ル二十一字、以取與以下皆無シ。以諾ハ然諾ノ訛ナルベシ。

何本高氏之別族五字、長不過六尺云云九字、少居魯以下皆無シ、四ナ三十二、篤孝ヲ篤學ニ作リ、法正ノ正字無シ。

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澹臺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圖論語。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圖史記。子羔長不盈七尺。孔子以爲愚。少居魯。見知於孔

宓ハ音密、子賤ノ姓ハ伏ナリ、當ニ虛ニ作ルヘシ、但誤リテ宓ニ作ル。何本四十九ナ三十二作リ、仕孔子ハ之皆無シ。

何本四ナ三ニ作ル。

何本子有ナ子若ニ、三十六ナ十三ニ作ル。

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有

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約治鄆。民不敢欺。魏文帝問群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

尉鐘繇等對曰。君任德則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

敢欺。任德感義與夫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道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

也。然則三子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孔子大之。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屈意不

然其蚤年也。仕於季氏未聞。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強識。好古道。

記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

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日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

乎。佗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

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不知也。後世學者所知。曾幾何。而好爲人師。吾見其數窘於問矣。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一歲。束帶立於朝。閑賓主之

何本守節ナ有守ニ作リ、孔子以下無シ。

儀。閑習熟也。論語。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赤曰。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二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

道。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

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

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遂巡而有媿色。原憲笑之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

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此其清靜守節。貧而樂道之實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

後。原憲退。隱居于衛。公治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

女妻之。其無罪也。非爲其能忍恥也。記者因縲紲之中事。而創爲能忍恥之言。豈惟不知

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南宮縲。一名括。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

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之兄名孟皮。

公皙哀。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

何本縲ナ括ニ作ル、一名括、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南宮敬叔ハ別ニ一人ナリ、何本哀ナ克ニ作リ、鄙天下云云、十二字無シ、特歎賞ナ貴ニ作ル。

何本善焉善之ニ作ル。

何本由ナ蘇ニ作り、音
遙、史記作顔無繇ト注
ス、少孔子六歲五字ハ
字季路ノ下ニ在リ。

何本少孔子十一歲六字、
及ビ孔子曰以下皆無シ。

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賞之。圖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
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
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

曾點。圖點史記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圖記載季武子
其門而歌若乎敗孔子善焉。圖未聞孔子善
禮甚矣何脩之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

零之下。圖曾哲言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和可乘也此引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圖史記父子
之意不相蒙

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圖
子之傳易於瞿瞿之志也史記孔子傳易於瞿瞿楚人斲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
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中同同傳淄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易之傳有
自來矣或謂秦焚書時以易
爲卜筮家獨存者未必然也。

漆雕開。圖鄭玄蔡人字子若。圖一字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

仕。圖論語使漆雕開仕對
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
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
信此書義孔子悅焉。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圖史記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
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
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
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
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丕茲。圖鄭玄曰楚人字子丕按不慈當作丕茲左傳孟氏之臣秦董父
也作魯
人爲是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音甫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圖一作
顏高魯人字子驕。圖左傳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
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頰註顏高魯有力人豈卽此顏刻與史記孔子
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字子驕者此人是也少

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

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

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慰
安乃歎曰吾未

詩ハ小雅車牽篇ナリ。

吾斯之未能信ハ論語ニ
テノ仕フルヲ謝スル語
ナリ、今王肅ハ尙書ノ
コトト爲セリ。

何本孔子周行以下無シ。

太宰純不慈ナ丕茲ト改
メタリ。

何本少孔子以下無シ。

何本少孔子以下無シ。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何本犁黎黎二作ル。

司馬犁耕。黎字。無。宋人字子牛。牛爲人性躁好言語。

太宰純巫馬期。巫馬施。改作レリ。何本少孔子以下無シ。

巫馬施。陳人。字子期。

詩ハ小雅漸漸之石篇ナリ。

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施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兩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于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何本三十九ナ二十九ニ作ル。年三十以下無シ。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何本與宗魯友以下無シ。宗魯ノ事ハ曲禮子夏問篇ニ見ユ。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何本孺ヲ儒ニ魯ヲ魚ニ作レリ。

冉孺。魯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何本哲ナ楷ニ作レリ。

顏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舊本龍ヲ龍ニ作ル。堅白同異ノ辨ヲ爲セル者ニアラズ。

伯虔。魯人。字子哲。少孔子五十歲。

何本少孔子以下無シ。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何本斑ヲ族ニ作リ。每孺子ヨリ章末ニ至ルマデヲ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ニ作ル。

曹卹。蔡人。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何本少孔子以下無シ。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何本斑ヲ族ニ作リ。每孺子ヨリ章末ニ至ルマデヲ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ニ作ル。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斑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送侍左右。孟武伯名懿。字子洩。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何本奚咸ニ作り、楷ヲ
哲ニ作ル。

何本子曹ヲ子庸ニ作ル。

何本子上ヲ子之ニ作り、
一作上ト注セリ。

何本宰ヲ罕ニ作ル。

秦祖。秦人。字子南。

奚葺。魯人。字子楷。
奚容箴。

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

廉絜。衛人。字子曹。

公西與。魯人。字子上。
作如。

宰父黑。魯人。字子黑。
作素。

公西葺。魯人。字子尙。
作上。

穰駟赤。秦人。字子從。
作當。

冉季。魯人。字子產。

薛邦。魯人。字子從。
作徒。

石處。齊人。字里之。
子里。

縣。魯人。字子象。
音。

何本后處ニ作り、一作
石處ト注セリ。

何本秀ヲ季ニ作ル。

左郢。魯人。字子行。
左人郢。

狄黑。衛人。字皙之。
子皙。

商澤。魯人。字子秀。

任不齊。楚人。字子選。

榮祈。魯人。字子祺。
作期。

顏噲。魯人。字子聲。

原抗。魯人。字子籍。

公肩定。魯人。字子仲。
作中。

秦非。魯人。字子之。

漆雕從。魯人。字子文。
作有。

燕伋。秦人。字子思。
作級。

公夏守。魯人。字子乘。
作首。

何本抗ヲ亢ニ作り、一
作抗ト注セリ。

何本肩定ヲ有ニ作り、
史記作公堅定ト注セリ。

何本石子蜀ニ作リ、史記作石作蜀ト注セリ。

句井疆。衛人。字子界。
步叔乘。齊人。字子車。
石作蜀。成紀人。成紀秦地。字子明。

何本申續ニ作ル。

邽選。邽史記作異。魯人。字子斂。

何本孔子兄之子五字無シ。

施之常。魯人。字子恒。
申續。魯人。字子周。邽字周也。
樂欣。邽史記作欸。魯人。字子聲。

顏之僕。魯人。字子叔。
孔弗。邽史記作忠。孔子兄孟皮之子。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漆雕侈。邽史記作多。赤者切。魯人。字子斂。

何本右夫子云云九字ヲ右七十二弟子ニ作ル。

右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

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人。而公伯寮子周與焉。其無年不見書傳。再季至公西蒧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名亦復差異。史記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以證之。則其時必有據。而今本無之。蘇氏古史並仁山金氏謂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是就今本言之耳。索隱又云。文翁圖有遼伯玉林放申根申堂。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根與堂也。春任職方郎中時。會正德改元。會奏為釐正祀典事。內一件。一考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十有七人。司馬貞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必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續。又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典開元贈典目。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續。琴禮記檀弓篇。懸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比。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訛耳。論語釋文。申根。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根。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黨為黨。以續為續。其為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黨之欲。是以根為黨也。史記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猶頗相遠。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讀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況其親炙之人。而可讀之。欲乞今日補贈懸豐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以改正數百年之缺繆。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遷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辨其誤。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

祀豈復有前失哉。事□下禮部。因別條典禮重大。俱未奏覆。今摘附于此。我輩當必有為斟酌考究。而繼陳□□事必有□□遂也。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圖紂庶兄。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圖圻內國。子爵。圖啓食采於微。曰微子。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于宋。圖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於商丘。爲宋公。以奉湯祀。今睢陽地。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

何本姓ヲ始ニ作リ、第四十二ト爲ス。第一章ハ史記宋微子世家、詩商頌那ノ正義ニ引ケル世本、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何本紂之庶兄四字、以圻內諸侯五字、初武王ヨリ作難ニ至リ、東征ヨリ申之ニ至リ、徙殷之子孫ヨリ嗣微子後ニ至ルマデ皆無シ。何本故號微仲ノ故ヲ弟ニ作リ、啓卒弟思衍立是爲微仲ト注セリ、生宋公稽ノ上ニ仲字有リ、宋公稽ノ乃稱公焉ニ至ル一節無ク、宋公生ノ宋公ヲ稽ニ作リ共及襄公四字無ク、緡公共及襄公ト注セリ、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十二字無ク、何當嗣注一作當有宋、而讓其弟厲公焉、注史記潛公子緡祀獄傷公而立是爲厲公無何讓立事トア何本弗父二字無シ、世子ヲ世父ニ作リ、世父勝ノ下ニ世爲宋卿四字

有リ、故後ヲ其後ニ作リ、一曰孔父云云十九字無シ。

嘉ハ名、孔父ハ字ナリ、嘉ノ後其字ヲ以テ氏ト爲シ孔氏タルナリ、魯ニ奔リシハ孔父ノ子ナルベシ。

孔父生子木金父云云生防叔ヲ何本嘉注一作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臯夷父其子爲防叔ニ作ル。

何本其妾ヨリ於是ニ至ル十六字無シ。

子勝。圖家語以弗父何爲潘公熙子。然諸家引家語。或作煬公共。又作哀公熙。本多不同。煬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而不載弗父何爲何人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爲熙子。則緡祀乃不共戴天之人。胡讓之云乎。若爲其子當嗣。則熙之立不言何讓。而緡祀之弑熙而自立。又曰我當立何也。何之後。家語曰世爲宋卿。若其與緡祀有父仇。何決無卿理。而緡祀亦決無使不得在位。理然則何必共之適也。當嗣矣。熙立。而緡祀弑之。豈不猶吳公子光事乎。而何讓之。豈不猶季子事乎。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圖一作五世後。以孔爲氏焉。圖自弗父何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遂姓孔氏。一曰孔父生時賜姓也。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臯夷。臯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圖左傳桓二年。宋華父督見曰。美而艷。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杜預注。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與此異。此云防叔始奔魯。則去華氏之禍三世矣。於事不通。當從杜。但不知杜有何據。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圖紇爲魯陬邑大夫。魯縣東南莖城是。坐于臥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子。是無子也。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

何本其先ノ其、聖王ノ
王皆無シ、十尺ナ九尺
ニ作ル。

何本徵在既往ヨリ而私
ニ至ル十八字無ク、禱
ノ下ニ於字有リ、以前
焉三字無シ、故名云云
六字ヲ故因名曰丘云字
仲尼ニ作ル。

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也。湯謂成
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大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此一事。乾之武力絕倫可知。即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語并孔子祖庭廣記同。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按。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比史後一年。穀梁傳。年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則又差一月。賈逵服虔注。經皆以孔子生二十一年。杜預注。左傳。主馬遷。而司馬。貞注。遷史。又主公羊。穀梁。而證其誤。自是說年與月與日者。益不齊。宋景濂有辯。載于後。王子。年拾遺記。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廣記。先聖誕顏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夫玉書天樂。事不經見。怪異不可信。雖然。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聖人之生。先見之兆。必有非人常慮之所能測者。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圩音烏。圩項言頂上窻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廣記。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口。龍額。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背。虎掌。胛脇。脩肱。參背。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窻。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時。坐如龍蹲。手握天文。

本節ノ解ハ禮記檀弓上
孔子少孤云云ノ章ノ標
注ヲ看ヨ、但檀弓ノ記
事ハ誤安ノ言ニシテ、
家語亦其儘ニ取リシモ
ノナリ。季子饗士云云
史記世家ニ見ユ、亦安
言ノミ、史記ハ既練ナ
要ニ作ル。

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春按。先聖四十九表。采於箕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述者。蓋云備矣。然緯書會載。腰應矩。舌理七重。及鈞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其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道子筆。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髯也。遺像其可徵歟。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史記。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注者謂。顏氏筭年。故不告爾。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衢在闕里。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記注。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葬引飾棺以柳。嬰此。問於聊曼父之母。史作聊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得合葬於防。自孔子少孤至此。見記檀弓上篇。按。孔子母死。史記蓋十六時。而紀年在二十四歲。人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客喪之辱。何所歸邪。記此篇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是時孔子則既有門人而從事矣。會無與訪。防墓者邪。防墓之崩。春亦竊嘗疑之。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爲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邪。孔子之泫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有不能已者。墓崩其如何。勿焉。且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邪。是故亦疑之。今附注於此。季氏饗士。

季平 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史記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細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孔子也。孔子由是退。索隱引家語云云。或云。嗜學之意。春亦疑無。此事若史記要經見細之言。又因是而緣飾之。誣益甚矣。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明要之魚之生也。魯昭公。闕名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闕哀十一年。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

孟僖子病將死。昭二十四年。仲孫纒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孔子十世祖。以有宋而授厲公。說見前。及正考父。何之曾孫。孔子六世祖。戴武宣。史記宋戴公子武公。名司空。武公子宣公。名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共與恭同。史記作恭。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偻也。位益高。則身益下也。深淺位益高。則身益下也。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循牆莫侮。謂雖謙卑不敢安行。道路中。人亦見敬。謂之牆者。指入公門在朝言也。史記作亦莫敢侮。於是鬻於是。以餽余口。餽。饋也。鬻。賣也。今按。餽取塗抹供給意。猶今謂別帛相黏爲說文寄食也。

魯昭公七年魯孟僖子禮講學。凡禮能講學。者皆與。孔子亦與。時二十八年。史記。僖子病。將死。召其大夫。曰。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於是鬻於是。以餽余口。

餽帛之餽。言己位高益下。不敢省後。故餽鬻於此。鼎以養生也。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孫紇。魯大夫武仲。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明德者。指考父言。當時不得位。其後世必有知能通達之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與何忌。皆僖子之子。夫子指孔丘。說云。身爲大夫。乃稱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又字容。字括。一名紹。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傲。鹿鳴篇。孟僖子可則傲已矣。左傳同。史記孔子年十七。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云云。今孔丘年少。達禮其達者歟。吾即歟。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按。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是時孔子年十七。僖子之講學。能禮者。從之。無與孔子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之所言者。則在公至自楚後。十又七年。傳以其臨終之言。載是年者。終言之爾。春秋昭二十四年。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纒卒。其召其大夫言之之時也。孔子年三十有四矣。而子長通作丙寅年事。而爲年少知禮。以求合年十七之說。誤矣。

齊太史子與。闕子與。未考。疑即子車公孫捷也。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

第二章 何本子與。作。人。滴。魯。ヨリ。遂。退。而。至。ル。マ。デ。今。孔。子。ヨリ。未。始。有。也。至。ル。マ。デ。又。下。文。ノ。敬。叔。曰。始。如。吾。子。之。言。以。下。皆。無。シ。

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漢藝文志。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孔子之時。已不具矣。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漢儒林傳。周道既衰。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適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尼陳。干七十餘君。適齊。反魯。究視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二代。郁乎。乎文哉。吾從周。刪詩。述書。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為風為雅。為頌。始三百五篇。據今詩及亡者。三百一十一篇。而云三百五篇者。缺其所亡。以見在為收也。孔安國尚書序。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爰繁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據今書並序。凡五十九篇。餘並亡。定禮。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魯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今禮多散亡。理樂。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散亡。制作春秋。史記。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筆。削則削。游夏之

徒不能贊一辭。公羊疏。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周史而言寶書。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為戒也。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十六。蓋極美可以讚明易道。訓世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餘皆棄而不錄。而魯獨言內者。託王法於魯也。易。孔子為家傳。象傳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脩。脩脯也。十脔為束。謂以充贊也。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無與當作興。素王有德。無位之稱。出處見前注。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

何本第四十三ト為ス。
此篇禮記檀弓上篇、哀公十六年左傳、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

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喆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也。即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遂寢病七日而終。

殯ハ棺ニ入レテ、葬ルマデ其處ニ置クナリ、古ハ堂ニ東西兩階有リ、東ヲ阼階ト云フ、主人ノ升降スルトコロ、西階ハ賓ノ升降スルトコロナリ、堂上ニ柱有リ、之ヲ兩楹ト云フ、主人ハ東階ヨリ升リ、賓ハ西階ヨリ升リ、兩楹ノ間ニテ禮ヲ行フ、殯處ハ三代各々其處ヲ異ニス、奠ハ死者ニ物ヲ供スルナリ。

史記ハ襄公二十二年生ト爲ス、故二十七年三ナ得、襄公二十一年生(公穀二傳)ニ從ヘバ七十四ト爲ス、或ハ七十七ト爲スナリ、七十四ト爲ス正シトス。

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於兩楹之間。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時年七十三矣。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史記載同。公羊穀梁傳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比公羊穀梁後一年。稱七十三。與此載同。據公羊穀梁生年。則孔子當七十四。史記載孔子生。比公羊穀梁後一年。故每少一歲也。宋學士景濂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爲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所生之年。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嘗建亥矣。史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節後。即爲十一月者。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汗齒牙可也。左傳載孔子卒。馬遷遵之。諸儒又遵之。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歲。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而王應麟致疑於此。謂今不可考者。過矣。

哀公誅孔子曰。喪禮。誄。誄。大夫之。旻天不弔。不愆。遺一老。弔善也。愆且也。一老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愆。余在疚。依怙。疾病也。

何本哀公誄以下。別一章。ト爲ス、於乎嗚呼。作ル、無自律ハ、哀孔子子ヲ失ヒテ自ラ法ト爲スモノ無シトナリ。

何本既卒ヨリ雖經而出可也ニ至ルマデ無シ。

何本殯字無シ、貝ナ具ニ作ルハ非ナリ、合ハ、死者ノ口ニ米ヲ入ルルナ飯ト云ヒ、貝又ハ玉ヲ入ルルヲ合ト云フ、飯合必ズ合セ用ケルナリ、襲ハ死者ニ衣服ヲ著スルコトナリ、其數、士ハ少ク、身分高キホド多シ。
何本柏棺ヲ柏椁ニ作リ、飾牆ヲ飾桐廬ニ作リ、桐ノ下ニ一作牆ト注セリ、ノ下ニ一作牆ト注セリ。

法也。記檀弓上篇魯哀誄孔丘曰。天不遺者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慙。失志爲昏。失所爲慙。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一人天子之稱也。稱天子自稱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君兩失之矣。
闕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邾。乃遂如越。果不沒於魯也。既卒。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
闕記作含以蔬米三具。蔬。粳米。禮記曰。稻曰嘉蔬。爲志焉。含以蔬米。禮記曰。稻曰嘉蔬。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緝。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緝。雜色也。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牆置髮。設披周也。披。柩行夾引棺者。崇崇牙。旌旗飾也。綉練以練。綉練之杠。此旌飾也。綉練設旒夏也。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綉。直留反。○綉。練。

何本藏入地ヨリ何觀手哉ニ至ル一節無シ。

何本二三子ヨリ或去ニ至ルマデナリ。子貢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往從墓而家。二作リ、其下ノ家ヲ室ニ作リ、其下二字無シ。如ハ而ニ同。
古ハ墓ヲ封ズルニ板ヲ斜ニシテ圍ミ。土ヲ其内ニ入レテ固メ。固メ終ハレバ。板ヲ上ゲテ又圍ミ。土ヲ入ル。此クスルコト三度。下ヨリトニ斜ニ鏡形ヲ成ス。板ハ廣サ二尺。三板ニテ六。

以盛旌旗之竿。葬乘車所建也。旌旗之旒。緇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置髮設披至此。記檀弓上篇同。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孔子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夏屋。今之殿。形中高而四方下。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難登。狹。又易爲功。馬鬣封之謂也。鬣。力葉反。俗開之名。○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三斬。上旁殺。蓋高四尺也。尚行夫子之志而已。尚。庶。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畱或去。闕記檀弓上篇。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所謂心喪也。訣別也。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去。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與此同。孟子云。子貢獨居三年。而此云六年。是通心喪三年言之也。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闕史記。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

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遺其子孫敬之道也。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文子衛卿林父。得罪以戚叛也。公卒。未葬。文子擊鐘

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

巢于幕也。燕巢于幕。言至危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

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

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晉之史記也。晉趙穿殺靈公。穿趙盾從弟也。趙盾穿大夫。盾從兄弟

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闕且

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遂弑靈公。趙

盾亡。未及山而還。山晉之境。趙盾即宣子。以難出。奔未及晉境。上山開弑而還。太史書曰。趙盾弑其

君。董狐曰。以是于朝。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

討賊。非子而誰。正卿當國任事。君之故必與聞。而臣之罪當先問者。亡不出境。以與弑君謀者。僞出以逃惡名。返不討賊。似已先受意於人。欲人之成

第四章ノ事ハ襄公二十九年左傳ニ見ユ。季札ノ上國ニ聘セルハ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年九歳ノ時ナリ、孔子聞之云云ハ疑フベシ、左傳ニハ孔子云云無シ。

第五章ノ事ハ宣公二年左傳ニ見ユ。

何本出ヲ越ニ作ル。

乎弑。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詒詩邶風雄雉篇也。詩作阻。盾引之。以明己本因思晉國而還。乃自貽此惡名。憂戚而不解也。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

隱。圖書史法。不隱惡。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圖爲史法。受惡名。惜也。越境

乃免。惜。盾不越境。以免於譏。而受弑君之責也。圖已上左傳同。此言左傳載之。或疑非孔子之言也。奸臣令人弑君。身越境而還。其無罪乎。曰。本文越境乃免。謂不與聞乎故

者耳。不謂與聞乎故者。越境而還。即免罪也。越境可以免罪。則討賊者之可免罪。在其中矣。亦

惟不與聞乎故者。乃可耳。不然。司馬昭之誅成濟。亦得以免罪乎。君子惡夫迹之近惡者。無其

惡。而有其迹。罪終不可釋也。此夫子之有惜於盾也。然則盾不與聞乎故者。歟。靈公之立。非盾

意也。公既長。所以積憾於盾。有不在於驟諫者。盾蓋覺之。而私樹黨焉。當日之事。提彌明靈輒

爲其耳目。肘股。不偶然也。穿之成乎弑。將誰爲哉。而謂盾不與聞乎

故。其可乎。今家語所載。與左傳合者。時人之鑿說。而記者之妄傳也。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

亡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太姬。以配胡公。而封諸陳。豕恃楚衆。馮陵敝邑。是以有往

年之告。告晉爲陳所侵。未獲命。陳之成命。則又有東門之役。與楚共伐鄭。當陳

隧者。井堙木刊。陳人堙塞。刊斫也。敝邑大懼。天誘其衷。誘導衷善也。天導其善。大克陳也。啓敝

邑心。陳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

第六章ノ事ハ襄公二十五年左傳ニ見ユ。以下三章何本闕ク。亡ハ左傳忘ニ作ル。太宰純曰ク、注ノ犬ハ大ノ訛カト。

注ノ陳人ハ誤ナラン。陳ハ陳ヨリ鄭ニ至ル路ナリ。

衰減ズルナリ。

第七章ノ事ハ昭公十二年左傳ニ見ユ。

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辟。大國方百里。從是以爲差。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制也。而說者以周大國方七百里。失之遠矣。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地方千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志古之書也。言以足志。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加以文成其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言而無文章。雖行而不遠也。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小子慎哉。

楚靈王汰侈。驕汰。奢侈。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名。子革然丹。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索法。九丘。國聚也。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不可爲良史。曰。臣又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肆。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昭。謀父周卿士。祈昭詩相悅之樂。蓋曰徵招角招。是也。昭宜爲招。左傳作招。以止王心。止王心之逸遊。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

刑ノ型ニ同ジ、量ルト

第八章ノ事ハ昭公四年、五年左傳ニ見ユ。

亂大從ハ亂ナシテ來リ至ラシムルナリ、披ハ析ナリ、叔孫ノ邑ヲ析キテ人ニ贈リテ賂ト爲セルナリ。

詩焉。而弗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惛惛乎。式昭德音。祈昭。惛惛。言祈昭樂之安。和其法足以昭其德音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思王之法度。如金玉純美。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長而字。刑之。不勝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勝己私情。復之於禮。則爲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靈王起章華之臺於乾谿。遂死焉。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穆子叔孫豹。其兄僑如。淫亂。故避之。而出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牛。穆子返魯。以牛爲內豎。豎。通內。外之命。相家。長遂命。爲家相。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而立之。子叔孫。孫嬖。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順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牛取叔氏鄙三十邑。以行賂也。罪莫大焉。

詩大雅抑篇ナリ。

第九章ノ事ハ昭公十四年左傳ニ見ユ。叔魚ハ姓羊舌、名ハ鮒、叔向(羊舌肸)ノ弟ナリ。

默ハ左傳墨ニ作ル。尸ハ屍ヲ陳ネ暴ラスナリ。平丘ノ會ハ昭公十三年ニ見ユ。魯晉衛齊等皆會ス。衛ノ地ニ次セル時、叔魚衛ノ貨ヲ得ントシ、魯取ラシム、衛人叔向ニ賂ヒテ之ヲ止メシトナシ。叔向其妻ヲ受ケテ歸テ返ヘシ、衛君ノ名ヲ以テ之ヲ叔魚ニ遺ラシム、叔魚之ヲ受ケテ、魯ノ者ヲ止メタリ。

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

女於叔魚。叔魚蔽獄。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叔向曰。三姦同罪。施生戮死可。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

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默。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默賊殺。各陶之

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

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或曰。義

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

平丘晉人淫芻蕘者於衛。衛人患之。賂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魯季孫見執。謗於晉。晉人歸之。季孫責禮不肯歸。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偏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平丘ノ會ニ昭公盟ニ與ラズ。晉季孫ヲ執フ。子服惠伯從フ。巳ニシテ晉季孫ヲ歸ス。惠伯晉ヲ責メ盟會シテ去ラント請フ。晉之ヲ思ヘ。叔向ニ問フ。叔向曰。ク叔魚能クセント。乃チ叔魚ニ命ズ。叔魚季孫ヲ見甘言ヲ以テ其心ヲ和グ。季孫乃チ還ル。第十章ノ事ハ襄公三十一年左傳ニ見ユ。又新序ニ見ユ。

鄭有鄉校。鄉之學校。闢萬二千五百。鄉校之士。非論執政。明欲毀鄉校。鄉校以議執政之善惡。然明謂子產曰。鄉校何如。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也。我聞為國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聞而藥之也。藥治療也。人言不可止。不如吾聞而以之為藥石。以自治也。左傳襄三

怨猶防水也。傷人必多。以喻防怨之終有害也。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聞而藥之也。

藥治療也。人言不可止。不如吾聞而以之為藥石。以自治也。左傳襄三

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明年。明欲毀鄉校。子產時在位。故為是言。國語

孔子家語 卷第九 正論解第四十一

三十五

周靈王監謗者國人莫敢言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是以事行而不悖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校頌曰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游於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名其志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聲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成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虛四海所以不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

也曰昔者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外諸侯異故貢重也鄭伯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南左傳作男古字南連言之猶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第十一章ノ事ハ昭公十三年左傳ニ見ユ。此章何本闕ク。貢賦ハ諸侯ノ承ケ守ルトコロナリ、故ニ承ト云フ。太宰純曰ク、尊卑ノ下ニ異ノ字有ルベシト。南ハ男ニ同ジ、此男ハ爵ヲ以テ言フニアラズ、男服ノ内ニ在ルヲ以テ言フ。詩ハ小雅南山有臺篇ナリ。

之基也。子產君子之於樂者。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數月而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

第十二章ノ事ハ昭公二十年左傳ニ見ユ。何本濡ヲ濡ニ、翫ヲ玩ニ作リ、一作翫ト注セリ、多掠取ヲ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ニ作リ、荏苒音丸、符音蒲、荏苒鄭譯名、盜於澤劫人物ト注セリ。

能為國之本。則人樂藝也。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數月而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

注ノ糾ハ練ノ誤ナラシ、何本孔子聞之ヲ及聞其卒ニ作ル

第十三章ノ事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以下十三章何本闕ク

天之明道者言威也。謂四句同前詩。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歛束也。糾之以猛也。意僭憎也。明天之命也。詭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寇虐者必無忌憚之人也。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言能安遠。以定我王。以定安王位也。謂兩句亦前詩。柔寬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糾急言。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優優聚。謂商頌長發篇。言湯不競強。不綈綈。不剛暴。不柔懦。布政和適。故為百祿所適聚也。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子產相友。如兄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謂遺愛有餘愛在民也。左傳載此。在昭二十年。或曰。聖經無猛字。此糾之云乎。寬則可施也。而猛不可施。則少糾之而已。夫子之謂猛。蓋承子產之言及之。子產之謂猛。抑豈後世剛暴酷戾之為。不過欲飾紀綱。嚴法制。使民知森然其不可犯。而或犯之者。佗亦不得為惠人。不得稱仁。不得有遺愛矣。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第十四章ノ事ハ昭公二十八年左傳ニ見ユ

詩ハ大雅文王篇ナリ。第十五章ノ事ハ昭公二十九年左傳ニ見ユ。鐘ハ左傳ニ鐵ニ作ル。簡ノ後ナリ。范宣子ハ范匄ナリ。下文宣子之刑夷之蒐也云云ニヨレバ此宣子モ趙宣子ナルベシ、左傳モ范宣子ニ作レリ。執秩ハ官秩ノ上下ヲ嚴ニスルヲ主トスルナリ。被廬ニ蒐シ三軍ヲ作リシコトハ僖公二十七年左傳ニ見ユ。文公六年左傳管、夷ニ蒐ス、狐射姑中軍ニ將トシ、趙盾之方佐タリ、

晉魏獻子為政。獻子。魏舒。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櫟滅晉大夫祁氏羊舌氏。故獻子分其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戊。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賈辛帥師救周。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而舉也。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言文王長配天命。多福。人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鐘。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銘其刑書著鼎也。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者也。以經緯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也。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僣。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晉文公既霸。蒐于被廬時。蓋以為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民將棄禮而徵於書。

改メテ董ニ蒐シ、易ヘテ
盾ヲシテ中軍ニ將タラ
シメ、盾此ニ於テ始メ
テ國政ヲ爲シ、即チ法
ヲ制セリ、陪臣ヲ以テ
擅ニ法ヲ作ル、故ニ亂
制ト爲ス、注非ナリ、
其法當時未ダ民ニ示サ
ザリシヲ、簡子ニ至リ
テ鼎ニ銘セルナリ。
第十六章ノ事ハ哀公六
年左傳、說苑君道篇、
韓詩外傳卷三ニ見ユ。
望ハ境内ニ在ル山川ヲ
言フ。
書ハ古文尙書五子之歌
篇ナリ。

允出云云ハ古文尙書大
禹謨ニ見ユ。

第十七章ノ事ハ哀公十
一年左傳ニ見ユ。

不復戴民不奉上則何業之守也。上無所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
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夷蒐之時變易軍帥陽處父爲賈季所殺故曰亂制也。若之何其爲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
命祀。祭不越望。天子祀天地諸侯望祀境内故曰祭不越望也。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四水名也。禍
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
楚昭王知大道矣。求之於己不越祀也。其不失國也宜哉。楚爲吳所滅昭王出奔已而復國。夏書
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陶唐堯率猶循天常天之常道。在此冀方。爲冀中國。今失厥道。
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謂夏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善言惡各有類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可也。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文子使疾出

己妻之。

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

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籩簋

夫子ハ孔子ヲ斥ス。

第十八章ノ事ハ哀公十
四年左傳ニ見ユ。
論語ニヨレバ哀公ハ三
氏ニ告ゲヨト言ヒ、孔
子季氏ニ行キテ告ゲタ
レドモ、季氏從ハザリ
シナリ、左傳及ビ此文
ト異ナリ。

第十九章ハ禮記檀弓下
篇ニ見ユ、但彼文略ナ

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
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
謀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
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也。用之則有名。康子言
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
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
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
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不告季子。退而告人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吾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雍歡聲貌尙書云。言乃雍和有諸也。孔子
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

第二十章ノ事ハ成公二年左傳、新書審微篇ニ見ユ。
古ハ樂器ヲ鑿ニ懸ク、之ヲ懸ト云フ、諸侯ハ堂下庭上三方ニ之ヲ置ク、故ニ曲懸ト云フ、大夫ハ二方ノミ繁纓ハ馬ノ胸ノ飾ニテ、亦君ノ禮ナリ。

第二十一章ハ魯語ニ見ユ。

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桓子孫良夫也。侵齊與齊師遇。爲齊所敗也。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諸侯軒懸。軒懸闕一面。繁纓以朝。衛以黃金爲飾也。也。故謂之曲懸之樂。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禮樂之器。名尊卑之名。君之所司也。司。主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故曰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母。敬姜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紵。紵。冠也。垂者。公侯之夫人。加之紵。緹。緹。冠之上覆也。卿之內子爲大帶。卿之妻。爲內子。命婦成祭服。大夫之妻。爲命婦。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

第二十二章ノ事ハ成公十七年左傳ニ見ユ。

第二十三章ノ事ハ哀公十一年左傳及魯語ニ見ユ。
法賦ハ兵賦ナルベシ、古田制ノ行ハレシ時、一夫由百畝ヲ受ク、一井九夫ナリ、軍旅ノ事有レバ一家ノ丁男ノ數

以下。各衣其夫。秋而成事。烝而獻功。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冬烝祭而獻其功也。男女紡績。懃則有辟。績。功也。辟。法也。聖王之制也。今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齊慶克通於之。以告國。武子召慶克而讓之。慶克告夫人。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於諸侯。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遂別鮑牽之足。而君別之。其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

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衛其足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田有稅收。藉力以治公田也。

ニ應ジテ役ニ從ハシメ
タリ、今田制破レ兼併
行ハル、一夫ニテ百畝
以上ヲ占ムル者有リ、
因テ田一井ニ就キテ出
役ノ數ヲ定メ、丁男ノ
數ニヨラザラントセル
ナラン。注ノ度字當ニ
丁夫ノ上ニ在ルベシ。

第二十四章ノ事ハ禮記
仲尼燕居篇、說苑政篇
ニ見ユ。

而底其遠近。底平。平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慶里有稅。度其有無。以爲多少之入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作度之事。丁夫任。其老幼或重或輕。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於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或有所供。無軍事則止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缶米芻橐。不是過也。其歲軍旅之歲。一把曰秉。四秉曰秣。穗連。先王以爲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爲節。斂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六井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季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而無教也。

第二十五章中孔子ノ語
昔者有虞氏云云ハ禮記
祭義篇ニ見ユ。

肩ハ肩ダケ後ルナリ。

禽ハ狩獵ノ獲物ナリ。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富貴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竝。不與與長者並肩也。不錯則隨。錯。馬行。父黨隨。行。兄黨馬行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於道路。任負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五十始老。不爲力役之。事。不爲田獵之徒也。頌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

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第二十六章ハ新書雜事篇、淮南子ハ人間訓ニ見ユ、淮南子ハ孔子ノ事ト爲サズ。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日非。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不祥有五。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復也。不又言天命難恃也。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折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第二十七章ハ韓詩外傳卷五、新序雜事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同有リ。謁ハ季孫ニ告グルナリ。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孔子家語卷第九終

孔子家語卷第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第一章孔子ノ語ハ倍公二十八年左傳ニ見ユ。

第二章桓魋ノ事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何本工匠皆病四字無シ。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君臣之禮。論語所謂講而不正事也。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穀梁傳。天王守於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曰陽。山南曰陽。溫。河陽也。史記。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擲。三年而不成。桓魋。宋大夫也。孔子自宋將適齊。桓魋欲殺孔子。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擲。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靡。侈也。心乎侈矣。不顧傷財。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欲速朽。而曰。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僕。或曰。子僕人名。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夫子之惡其靡也。

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日制九十時制則亦豫凶事矣然皆臣子之所為非豫屬也 況自為之哉。

第三章南宮敬叔ノ事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朝。敬叔欲行賂求復位也 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靈公。請復之。載其寶玉。不若

速貧之愈也。喪失位也。謂喪失位去國。喪非欲速貧。而曰不若速貧之愈。夫子之惡其貨也。 子游侍曰。敢問。何謂

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謂厚積不散。敬叔以富喪矣。而又

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謂以謝而後循

禮施。禮去聲。散焉。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曰。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有子此言。其足補此章之義乎。

鳴呼。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問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為也。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為民制。孔子何敢乎。檀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

第四章孔子ノ語ハ禮記雜記下篇及曲禮下篇ニ見ユ。何本則乘駑馬四字無シ。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

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順年不。木之工。馳道不修。馳道君行之道。人君

也。駑。所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音奴。祈以幣玉。用牲也。不備牲禮。祭祀不懸。不作樂也。樂有鍾磬。祀以

下牲。當用太牢。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如常祭用太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特牲。特豕者。特豚。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

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

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

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

第六章ノ事ハ禮記雜記下篇ニ見ユ。

第五章晝居內夜居外云ノ事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以下二章何本開ク。致齊ハ祭ノ前三日ノ齋戒ナリ。

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

鏤刻而飾之。朱紘天子冕之紘。鏤鏤簋簋有彫鏤之飾也。紘冕之飾也。以組爲之。自領下曲而上。屬於兩旁之筭。垂餘爲纓。天子朱諸旅樹而反站。

旅施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站在兩旁之間。侯青。大夫士緇。人君好會。獻酢禮畢。反爵於其上。也。圖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也。反站。

反爵之站。以士爲之。設在兩楹之間。山節藻稅。

也。圖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節柱頭斗。梁藻水草。稅。梁上短柱也。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圖賢舉大凡而稱之。數其所爲。則有。圖有。圖分之事。而難爲在其上者。晏平仲

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

言陋小也。圖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一。圖在俎。不在豆。曰不揜豆。喻其極小。

裘三十年。而難爲下也。

圖狐裘貴在輕新。乃三。圖即其所爲。則有。圖不及分之事。而難爲在其下。難爲也。禮雜記作上不。圖下者。君子下不僭上。

圖不使上。上不僭下。圖不欲下。難爲也。禮雜記作上不。圖下者。君子下不僭上。難爲也。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

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

謂祭竈報其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老婦主祭也。

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鮒。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詔君也。有君教。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

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衛門者。

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

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

第七章孔子ノ語ハ禮記雜記下篇、禮記禮器篇ニ見ユ。

樹ハ門内ノ屏ナリ、外ヨリ内ヲ見ルヲ得ザラシムル爲メナリ、論語ニヨレバ管仲ハ君ニ擬シテ門外ニモ之ヲ設ケタルナリ。

舊本上ニ僭下下不僭上ニ作ル、今何本ニヨリテ改ム。

第八章孔子ノ語ハ禮記禮器篇ニ見ユ。以下十九章何本闕ク。逆祀ノ事ハ文公二年左傳ニ見ユ。

第九章孔子ノ語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戰ノ事ハ襄公四年左傳ニ見ユ。

第十章ノ事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詩ハ鄘風谷風篇ナリ。

也其侈僭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而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僭下。論與此同。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祭竈報其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鮒。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也。有君教。則臣無討。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

第十一章同上。吳師追事ハ左傳昭公十三年ニ見ユ。

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言雖非晉國。使天下有強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輶其弓。輶又及。棄疾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輶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士卑故也。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第十二章。中霤云云。一節ハ禮記檀弓上篇。同下篇ニ見ユ。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室中。霤。力救反。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明不復有。

封ハ鄭玄讀ミテ窓ト爲ス。棺ヲ據ニ下スコトナリ。

第十三章ノ事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第十四章。

賓ハ弔者ナリ。

第十五章。繼父ハ父死スル後、母ノ再嫁セル夫ヲ言フ。同居云云ハ儀禮喪服、禮記喪服小記ヲ參看スベシ。

第十六章ノ事ハ哀公十一年左傳、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事於此也。綴足不欲令辭戾也。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祭之明日。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又祭也。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之子。公爲。遇人入保。負杖而息。遇見也。見走避齊師。將入保。疲倦。加杖於頸上。兩手掖之休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謂時。衛役。

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殯。童汪錡問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殯乎。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子。季子不經。孔子投絰而不拜。以季氏無故。己亦不成禮。子游問曰。禮與。

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謂夫。下謂子也。章別也。哭夫晝哭。哭子晝夜哭。哭夫與子各有別也。

南宮縉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而誨之。鬢曰。爾毋從從爾母。扈扈爾。從從高也。扈扈大也。言喪者無容飾也。蓋榛以為笄。音圭。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垂為飾者。齊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顙乎其順也。啓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禮注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也。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禮記能。下有行字。

卜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禮記作弁。圖下魯邑。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久也。踰。

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久也。踰。

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久也。踰。

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久也。踰。

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久也。踰。

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久也。踰。

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久也。踰。

第十七章吳孟子卒ノ事ハ哀公十二年左傳ニ見ユ。注ノ無ノ下ニ恐クハ禮ノ字有ルベシ。

第十八章ハ禮記檀弓下篇、魯語ニ見ユ。

第十九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第二十章孔子ノ語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第二十一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第二十二章同上。

第二十三章同上。

第二十四章同上。

月則其善也。

第二十五章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便稱其財。斯謂之禮。貧何傷乎。

第二十六章同上、又說苑修文篇ニ見ユ。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嬴博地名。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其斂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服無所加其壙揜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明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揜坎。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

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

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圖送終孔子曰。稱圖去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烏乎齊。惡何齊限。圖齊者取中之義。記注以爲豐省之比。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圖死葬之。以禮祭之。

第二十七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何本旋ヲ還ニ作リ、音旋ト注セリ、問モ無クト云フホドノ義ナリ。

以禮爲其。苟亡矣。則斂手足形。旋葬。圖附于身者。但取蓋形而已。蓋畢即葬。不俟盡禮。懸棺而封。圖以手懸繩下之。無碑。絆也。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圖敬其本也。有其禮。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以自盡。曰。吾聞諸夫子云云。此下爲曾子弔於負夏云云。在子游問喪具前。檀弓下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禮。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與此同。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

第二十八章同上。以下五章何本闕。

孔子家語 卷第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第二十九章同上。

第三十章同上。

第三十一章孔子ノ語ハ禮記大傳篇ニ見ユ。

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不少也。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第三十二章雖於族人之親二句同上。
族人之親云云ハ君ヨリ出タル公子モ敢テ君ト長幼ナ序セザルナ言フ。

第一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以下二章何本闕ク。

第二章ハ禮記曾子問篇ニ見ユ。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不敢如其親也。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鬪。兵常不離於身。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有司當職吏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也。卒哭止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既葬而卒哭也。記曰。君子不

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伯禽有母之喪，東方有戎爲不義，伯禽爲方伯，以不得不誅之。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嗣立已蒞阼矣，而曰未能，則以幼故未能行蒞阼之事也。周

公攝政而治。周周公以冢宰攝相助。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抗舉行也。伯禽周公子，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欲令知世子法也。成王有過，則撻伯

禽。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世子事君親長上之道也。記此下。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云云。昔者

周公攝政，踐阼而治。記仲尼曰云云。蓋又是一章。上言相此言攝政。攝行蒞阼之事，非攝踐天子之位也。抗世子法於

伯禽，所以善成王也。不專爲伯禽而實欲王知之而興起焉。故曰所以善成王也。

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

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

第三章ハ禮記文王世子篇ニ見ユ。降ハ阼階即チ主人ノ升降スル階ナリ、父ニ代ハリテ主人ト爲ルヲ以テ阼ニ蒞ムノ禮ヲ行フナリ。何本攝政ヲ相踐阼ニ作ル。

何本義焉ヲ道也ニ作ル。

序齒於學ハ太學ニ入り卿大夫元子ノ士及ビ國人ノ後選ト伍シ、長幼ヲ以テ序スルコトナリ。

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之與居欲令

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王幼未知所以爲子爲臣以事人者而

抗之於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庶由爲人子爲人臣以事

人者而推之以爲人君父而使入此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者也。凡君之於世子親

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

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今成王無父未知君道而兼天下而有之。則誰以教之者此所以抗世子法於伯禽也。行一物

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物猶事也。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

於學。齒於學也。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

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君臣之義也。其

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此三字然則

衆知長幼之節矣。一物齒於學也。三善衆知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也。君

觀之者必衆。其不知者問焉，而我君臨乎我也。齒讓以齒相讓也。禮然禮當然也。世子齒於學則

知禮者告之，則知之者亦衆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

何本謂之臣ナス爲臣ニ、位ナ節ニ作り、在學ニ字無ク、故字有リ。

何本開之以下ナ上文所、以善成王也ノ下ニ置ク、于讀如迂、曲也ノ注有リ。

第四章ノ義ハ禮記檀弓上篇、同雜記下篇ニ見ユ。以下十三章何本開ク。

踊ハ喪ニ居リテ悲ナ表スル舉動ナリ、後於地ハ足ガ地ヲ離ルルホドニ踊スルナリ、姑ハ父ノ女兄弟、姊妹ハ己ノ女弟ナリ。第五章ノ義ハ禮記雜記下篇ニ見ユ。

凡ソ喪ハ巳ニ葬リテ還リ虞祭チ行フ、士ハ三回、大夫以上回数加フ、虞終ハリテ卒哭、卒哭シテ死者ノ木主ナ其祖父ノ廟ニ附ス、一年(實ハ十三ヶ月)ニシテ小祥、此ヨリ練ナ冠ス。第六章客至ヨリ於垓乎殯ニ至ルマデ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館ハ宿泊ナリ、若有之ハ自分ノ家ノ如ク思ハシムルナリ。

第七章ノ事ハ禮記玉藻篇、同雜記下篇ニ見ユ。人ノ家ニテ食フトキハ飲食必ズ祭ル、主人之ヲ止(辭)ムルハ禮ナリ、飯ノ終リニ飯ニ汁ナカケテ食フ、之ヲ殯ト云フ、十分ニ食ヒシテ示スナリ、此時主人又止ムルハ禮ナリ。

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圖音 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圖音 教之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圖音 子以

君父故而執謙於人。以儲貳之貴。而不敢加於人。則得之觀感者。又不既衆矣乎。比一物三善之。唯世子然也。成王幼年在尊位。是法不可行矣。周公慮其不知爲人子者之不可爲人父。不知爲人臣者之不可爲人君。不知事人者之不可使人。故抗之於伯禽也。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成生人。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司成所謂大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元善太子也。 世子

之謂也。圖音 已上見記文王世子。此下 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于寬也。 周公優爲之。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行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言如禮文意。當言姑姊妹而已。姊上長。姑伯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凡喪小功以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爲也。毀而死者。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殮。子夏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

第八章管仲ノ事ハ禮記雜記下篇ニ見ユ。始メ大夫ノ家ニ仕ヘ、後國ニ仕フル者ハ、舊主人タル大夫ノ喪ニ服スベキカト問フナリ。可人ハ本來ハ善キ人ナリトナリ、此ハ桓公ニ告グル語ナリ。第九章ハ禮記雜記下篇ニ見ユ。

第十章ノ義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反哭ハ葬ヨリ反リテ哭スルナリ、其時ノ情ハ、家ニ反リテ求ムルニ親無シ、今朝マデハ概ハ有リシニ今ハ何モ無シ、叔ハ愈々親ハ死セルカト哀ム、其情切ナリ、故ニ周人ハ此時ヲ以テ弔ストナリ。

第十一章少連大連ノ事ハ禮記雜記下篇ニ見ユ。

第十二章ハ禮記曾子問篇ニ見ユ。慈母ハ大夫ナドニテハ子無キ妾ガ主人ノ命ニヨリ母無キ他ノ妾ノ子ナリ、儀禮喪服ニ大夫ノ子ハ慈母ニ喪スルコト母ニ喪スルガ如シ、諸侯以上ハ此文ニヨレバ單ニ保育ニ任ズル者ナリ。

第十三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舊館人ハ嘗テ孔子ヲ宿セシ家ノ主人ナリ。

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與遊僻也。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書筴已。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

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天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第十四章 荀子子道篇
練一年即十三個月
小祥祭祭為シテ練冠
スルナリ、杖ハ荀子牀
ニ作ルニ從フベシ、牀
ニ寢ルナリ。

第十五章 義ハ禮記檀
弓上篇ニ見ユ。
小斂ハ死シテ後先ヅ行
フ斂ニテ、衣服ヲ以テ
死者ヲ包ムコトナリ、
斂スル時ハ別ニ牀ヲ用
意シ、衣服ヲ其上ニ重
ネ置キ、尸ヲ舉ゲテ衣
服ノ上ニ遷シテ行フナ
リ。

第十六章 襄公十七年
左傳晏子春秋內篇辭上
ニ見ユ。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質猶正也。齊晏桓子卒。平仲羸衰斬。直經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

平仲ノ行ハ當時大夫ノ
行ヒシトコロト異ナリ、
然レドモ人ヲ非トシ己
ナ是トセズ、惡ハ遜ニ
同ジ。

第十七章 定公五年左
傳、呂氏春秋孟冬記安
死篇ニ見ユ。
何本環璠顛倒セリ。

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孫辭以避咎。義也夫。記者乃舉人避害之孫以辭。而謂大夫士喪父母有異亦怪也。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璣斂。璠璣與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當佩璠璣。故其卒也。桓子斯欲用之以斂。贈以珠玉。玄纁各二。不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不聚足。謂拜下禮也。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而復用君之璠璣。肆行非度。夫子之止之也。其意不又在焉。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益於死者。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曝骸於中野何異。且死者精神離形。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貨。死者不知。主者不得用。可謂重惑矣。其言有見於此。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為姦。之兆成也。乃止。呂子春秋。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璠璣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左傳。定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子房。陽虎將以璠璣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然則當時蓋知是懷之言矣。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

第十八章 昭公二十年
左傳ニ見ユ。

以下三章何本闕ク。孟榮ハ衛靈公ノ兄ナリ。事周子ハ左傳周事子ニ作ル、周ハ終ナリ、子ニ事フルヲ終ハルナリ、此ニ從フベシ。

孔子宗魯ノ惡人ニ因リテ惡人ニ仕ヘタルヲ非トスルナリ。

第十九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第二十章ノ事ハ魯語、禮記檀弓上篇、戰國策、史記虞卿傳、韓詩外傳卷一、新序善謀篇、孔子記義篇ニ見ユ。

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不信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回。回也。不以利故。而病於邪也。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蓋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郈人子蒲卒。哭之呼滅。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亡滅也。子游曰。若

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

第二十一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哀公十五年。衛靈公ニ入リ、出公出テ奔ル。

何本左右皆三字、曰吾何忍食此六字皆無シ。

揮之拊猶撫也。膺謂膺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子路爲衛孔氏邑宰。子羔衛士師。衛有蒯聵之難。魯哀公十六年事。孔子

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蒯班固通幽賦注。衛蒯聵亂。子羔滅眉鬢髮衣。婦人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乎。由也死

矣。左傳哀十六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迫孔悝而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曰。去。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而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

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也。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

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禮記。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

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

矣。子路既死。爲衛人所醢。遂令左右皆覆醢。聞使者之言。而遂令家人覆棄所有之醢。蓋不忍食其似也。豈惟不忍食之。又不忍見

之也。曹大家曰。子路游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已上見記檀弓上。此下曾子曰。朋友之墓云云。曰。吾何忍食此。

第二十二章孔子ノ語同上。以下三章何本闕ク。羔裘玄冠ハ朝服ナリ、之ヲ易ヘテ深衣ヲ著ル。

第二十三章孔子ノ語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重ハ人死スレバ庭ニ立ツルモノニテ、木ニテ作ル、葬リテ後ニ主ナ作ル、故ニ重ハ未ダ主ナ作ラズ間ニ主ニ代ハル意味有リ、殷ハ主ナ重ニ連ネテ廟ニ置キ、周ハ葬ラントスル時ニ重ナ埋ム。

第二十四章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蓋ハ車ノ日蔽ヒナリ。

第一章孔子ノ語大夫慶其事ヨリ以テ士禮ニ至ルマデハ禮記王制篇ニ見ユ。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子宰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周人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就所倚處而治。請問喪朝。喪將於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而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禮記註。如陣戰無勇。荒淫失行之類。不言卿士。舉中以該之也。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擯棄之。如後世之禁。

何本土禮ヲ仕禮ニ作り、老而以下無シ。

第二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以下五章何本無シ。

第三章同上。

詩ハ王風大車篇ナリ。

墳ハ土ヲ築クナリ。東西南北之人トハ四方ヲ周遊スル身ト云フコトナリ。孔子ノ母ノ死シタル年詳ナラザレドモ、要スルニ孔子未ダ三十ナラザリシ時ニ在ルベシ、已ニ門人有ルベカラズ、又周遊ノ運命ヲ自知スベカラズ、

死則葬之以士禮。鋼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鋼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微子捨其孫。臯立其弟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耐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耐葬矣。故衛人之耐也。離之有以閒焉。魯人之耐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而高者。又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又見若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若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

墓而不墳ト云フハ古代ノ事ニテ周代ノ制ニアラズ、此事皆傳會ニ出ヅ。鄭玄ハ三年ノ喪ニシテ七月ニシテ終ルト爲シ、王肅ハ二十五ヶ月ト爲シ、此文ハ王ガ自說ヲ證スルモノナリ。

第四章。既ニ練シテ弔スルノ禮無シ、此時孔子申シ、禮陽虎之ヲ弔スルコト有ルベカラズ、孔子門人有ルベカラザルハ前ニ言ヘリ。

第五章。定公ハ哀公ノ誤カ、人君ノ臣ニ於ケル賓禮ヲ用キズ、故ニ東階即チ主人ノ階ヨリ升ルナリ。竿ハ算ニ同ジ、數ナリ。

第六章ハ禮記檀弓上下篇ニ見ユ。明器ハ非ニ用キルモノニテ人ノ用ニ供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ナリ、形有リテ用ニ足ラザルモノナリ、祭器ハ人ノ飲食ニ用キルモノナリ、無知ハ死者知ルトコロ無キチ云フ、即チ死ハ滅ト考フルナリ。致死ハ全然死セルモノトシテ取扱フナリ。不平和ハ聲調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第七章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一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孔子大祥二十五月禫。故十日踰月而歌也。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答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犯禮。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竿。蘇亂反。計竿也。又竹器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曰。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明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器。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簦簠。簠簠可以懸鐘磬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歟乎。殺人以從死。謂之殉。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自夏已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木人也。鬮。鬮。明器之類也。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偶人。有面目機發。大似人矣。故惡其不仁。殆幾也。用人殺人以殉也。孟子引夫子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正此謂也。記檀弓下篇。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

第八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以下二章何本無シ。

第九章ハ禮記祭義篇ニ見ユ。其行云云ハ行ノ速カナルナリ。

祭ノ始メニ牲ノ血ト生肉トヲ薦メ、後ニ熟セタル肉ヲ薦ム、後者ヲ反饋ト云フ、此時祭ノ禮ノ最モ重キモノハ終ハル、始メハ心ノ誠敬ヲ貴トシ、故ニ威儀容貌少シ、後ハ威儀ナク貴トシ、故ニ濟々漆々タリ、百官ハ諸侯ナドニ在リテ祭ヲ助クル人ヲ言フ。

第十章ハ禮記禮器篇ニ見ユ。何本昏ナ閣ニ、臨事ヲ臨祭ニ、交于階ナ當于階ニ作リ、由是觀之四字無シ。

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食之。

孔子嘗嘗秋奉薦而進。其親也慤親謂親奉薦也。慤質也。其行也趨趨以數言少。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容止。今夫子威儀。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之遠也。言賓客疎遠之容也。漆漆者自反謂安之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逮昏未明。圖逮及。闇味爽之前。奠陳設也。記作祭。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圖強力記聘義所謂強有力也。強力見乎外。故以容言肅敬存。

乎中。故以心言倦。有司跛倚以臨事。跛偏任也。圖偏足爲跛。依在外。怠自中也。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交于階。圖室事堂事有事於交。戶戶內外。當階階上下也。嚴陵方氏謂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是也。陳氏灝謂室事者正祭時事。祭後殯。尸于堂。謂之堂事。如此則此日爲遺奠。有二祭矣。竊疑其不然。質明而始行事。圖質正也。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圖善之也。方氏曰。君子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禮以敬爲主也。孔子所以善之。已上記禮器篇同。

衛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釋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積一而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第十一章。以下四章何本無シ。莊公ハ廟職ナリ。

第十二章ノ事ハ魯語ニ見ユ。古ハ祭ノ前ニ散齊七日、致齋三日セリ。

第十三章同上。

皆ハ康子ト文伯ノ母トナリ、問ハ國語ニ圖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釋ハ祭ノ明日廟門ニ祭ルナリ、神漸ク遠ク去ルトシテ然ルナリ、儀ハ神ヲ饗セシムルノ禮ナリ。

第十四章。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曰。皆不踰闕。側門於門之側而與之言。言不外身。不踰門限。文伯祭其祖悼子。悼子文伯始祖。康子與焉。進俎而不受。進俎康子。而不親授。徹俎而不與燕。徹俎之後而不與觀燕之坐。宗老不具。則不釋。釋又祭宗老大夫家臣也。典祭祀及宗族之事。不具不在也。釋不盡。飫則退。飫厭神。不盡厭飫之禮而去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

中德之趣。合禮之度。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朝服以縞。僭未禮也。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皮弁以告朔。卒然後朝。明不用縞也。

孔子家語卷第十終

後序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竝。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

何本此序ヲ卷首ニ出ダセリ、但後文ニ見ユル孔衍ノ上書中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ヨリ遂不果立ニ至ルマデナ卷首ニ置キ、此序將來君子不可不鑑ニ至ルマデナ王肅ガ孔安國ニ代リテ作リシモノトシテ其次ニ出シ、自ラ作レル序ナ其後ニ列セリ、今何序ハ巴ニ卷首ニ移シタリ。何本各自記其所問焉ノ自字無シ。